

國文教科書



嘉 宏 潘 武 許 輯

誦習適用國文教科書

後編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年九月九日印發行

(適用國文教科書) 全二冊

有不著准作翻印權

總發行所

評 輯 者 嘉 定 潘  
閱 者 者 中 中 中  
印 刷 行 所 杭 縣 戴  
刷 所 桐 鄉 陸 姚  
河 福 州 華 華 華  
南 路 轉 角 路 書 書 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石家東常香港昌廈門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嘉坡  
北京漢口南昌福州南門州衡州成都貴陽吉化煙台  
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濟南定州徐州安慶  
崇德福蘭州贛州寧波太長原春

適用講習國文教科書 後編

目 錄

上 卷

病梅館記 龔士珍

牡丹說 袁枚

盲者說 戴名世

醉鄉記 戴名世

龍井題名 秦觀

游湖口石鐘山記 周準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木假山記 蘇洵

漆賈 劉基

奕喻 錢大昕

睡鄉記 戴名世

登泰山記 姚鼐

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郭嵩齡

非非堂記 歐陽修

養魚記 欧陽修

紀鴻鳴 林簡言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獸紀 何景明

書義猴事 吳敏樹

思過圖序 邵大業

稼說送張琥 蘇軾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與孟東野書 韓愈

答孫生書 侯方域

戒兄子書 馬援

樵夫陶匠 黃宗羲

大言 宋濂

問說 劉開

士說 梅曾亮

廉恥 顧炎武

勤訓 李文炤

儉訓 李文炤

日喻 蘇軾

別籍異財義 李紱

說自由 章炳麟

大任 孟子

理義 孟子

杜賛揚禪 檀弓

魏絳戮揚干之僕 左傳

澠池之會 戰國策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鳥哺兒詩 徐善積

白雪歌岑參

## 下 卷

主權

埃及

實業之關係

國債

波蘭

圖法

非相苟子

孫子兵法 史記

鄭同 戰國策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擇交箴 方孝孺

觀刈麥詩 白居易

紙幣

專利

貿易

托辣斯

洛克菲蘭

南洋諸島致富強說 薛福成

歐洲諸國導民生財說 薛福成

交通

鐵路之關係

世界之航路

環遊世界

喜瑪拉亞旅行

蘇彝士運河

巴拿馬運河

夜半日出處之游觀

冰橇

慈善事業

福澤諭吉

武訓

適用講習國文教科書 後編

上卷

文學之數浩如淵海。探之靡窮。美不勝采。惟茲數篇。膾炙人口。嘗鼎一臠。以饜以飫。纂文學卷上。

病梅館記

龔士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疎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

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櫻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此文爲雜記體。而寓感慨者。首叙江寧蘇杭諸山之產梅。次折入或人之言。謂竟以文人畫士之意。而令業梅者。斲喪梅之天性。矯揉造作。以求錢。於是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句有無窮感慨意。末段叙己之購盆。

梅而復全其天。以爲治療。抑揚婉轉。意境獨闢。龔定菴先生抱負奇才。於俗多忤。其詩文亦多瑰瑋奇麗之作。故有此種見解。

(音注) 龍蟠鄧尉西谿

皆山

(文法舉例)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凡之字每用於實字之下。表所以關係之意也。無在虛字下者。蓋之字下諸字皆與之字上之字有不可離之關係。而以之字表之者也。此爲用之字常例。顧亦有連用數之字。以表明下文各字與上文有間接關係者。如此文中梅之欹之疏之曲是也。蓋欹也。疏也。曲也。皆爲形容詞中而與上文梅字緊接者。惟祇用一梅字冠之。而以下則省去。間接以二之字連系於一梅字之下。此又用之字之變格也。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殞。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樑。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得而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鬚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殞。拱而不夭。任爲棟樑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

之。非徒以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此文爲雜記體而亦涉寓言者。首段言分數層。言木之不能幸存。次段言余家有三峯。以爲有所存乎其間。而句句映帶上文。波瀾回折。極文機之妙。末段因愛字生出感字敬字。言中峯之魁岸踞肆意氣端重。二峯之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服於中峯。無阿附意。隨卽以敬字感字作收。大凡作文。決不可凝滯於本題意境。須自開拓觀此。文末段可悟。

(文法舉例) 則字之例。於歐陽修非非堂記畧引之矣。此文首段連用數則字。貌似平列。而其間實有波折。蓋則字同爲承上文。而於下文之意。

有不同者。則字乃爲直決之詞。如此文所云則代。則爲人所材。則爲好事者取去。是也。

牡丹說 袁枚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韁。蕊叢叢以百數。主人異目視之。爲捐重資。慮他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羃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旣貌取以爲良。一不當。暴摧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牡丹。

之。來。也。未。嘗。自。曰。宜。重。我。價。宜。置。我。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  
之。間。忽。予。忽。奪。皆。子。一。人。之。爲。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  
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  
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  
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  
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  
乎。其。已。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  
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此文以雖以說字標題而實爲雜記文。首段叙牡丹之被主人異視移徙他花以位置之及牡丹花開較前花不如怒而移之遂以枯死復移他花

歸原處而亦萎死。次段借客言以發揮寫主人之喜怒無常故致花於死尊已賤物性果識暗自恃而不謀諸人一一抉其受病之根末復以主人請記作收結出作文理由寓意深遠蓋兼寓言體云。

(音注) 鄢  
也 穡  
音密 罩  
也 亡  
同

(文法舉例) 慮他無足當是花者。慮字爲約指代詞。其意與率字類字相近。漢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自爲者。又一二指搖身慮無聊可爲此慮字之左證。

漆賈  
劉基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節。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

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覩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

此文亦雜記體也。以問種漆之術。聞和漆之法爲上半篇。俱載以入於吳句爲上半篇之停頓處。下半篇言售漆得賈。和漆失敗。欺人自欺。可以借鑑。

(晉注) 劉基定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佐明太祖平天下。封誠毅伯。有文集行世。虞孚人姓名。此文見劉計

然用其五於越已可得志今用之於吾家未幾竟成鉅富封識識音誌封也識

(文法舉例) 吾嘗於吳商。吳字爲地名。名詞也。商字爲動詞。於字爲介詞。語意爲商於吳。乃倒置其詞曰於吳商。此爲倒裝句法。

盲者說 戴名世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鄰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盲者笑曰。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

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  
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  
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其所精業。而不疲其神於  
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腸。如是者  
久而習之。吾無病於目不見也。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  
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  
不能釋。利害之來。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  
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悵悵然躡且蹶而不  
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甚矣。予之  
以運動智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

者。豈獨目哉。吾將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方且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吾。不自弔而弔吾。我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某生無以答。問詣余言。余聞而異之。曰。古者瞽史教誨師箴瞍賦。矇誦若晉之師曠。鄭之師慧是也。茲之盲者。獨非其倫耶。爲記其語。庶使覽者知有所愧焉。

此爲敍事文。先敍里有盲童。鄰生笑其無所見而弔之。次敍盲者之答詞。  
凡分三層。一自言其盲之無害。二歷言不盲者之陷於罪戾。三以盲者與不盲者較。而不盲者反覺可悲可弔。再次論盲者之可以比擬古人。末述作文之故。全篇敍事。皆爲問答之詞。係用問答體。

(音注) 師箴瞍賦謨誦

師樂師也以樂章爲箴規無目有眸子曰瞍賦詩以諷諫有眸子而不見曰謨俗稱青盲是也

誦詩以納諫

(文法舉例) 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若字爲狀詞如也。

奕喻 錢大昕

予觀奕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先得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奕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

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奕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奕者之不若已

此爲敍事兼論說文先敍觀奕及對局之事以見知易而行難次言論人之失與觀奕無異明於責人昧於責己與對局無異末言奕之得失易見而理之是非難明觀人之失未可以觀奕例之與首句觀奕相應

(音注) 譬

音紫

例。(文法舉例)甫下數子之甫字爲記時連詞與方當初乍比及等字同

醉鄉記 戴名世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冥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倘以徉。是謂醉鄉。嗚呼。是謂醉鄉也。歟。古之人直欺余也。吾嘗嘆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沈。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眞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況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徧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入而不知出。

焉。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歎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

此文爲雜記體。而涉於寓言者。與意園記異。首段先點一鄉字。而渾寫荒惑敗亂大意。然後點出一醉字。嗚呼以下。借劉伶阮籍之徒。以寄感神州。陸沈中原。鼎沸而士猶沈溺於此中而不悟。眞可作一浩歎。戴褐夫先生。生當明代鼎革之際。作此沈痛語。其志願概可想見。嗚呼自劉阮以下。語語悲痛。足以喚醒沈迷。眞有功人心世道文字也。

(音注) 劉伶阮籍

皆晉時人放浪不羈以酒自豪者

(文法舉例) 酣適之方甘旨之嘗。此兩之字。無甚關係。而特因酣適甘旨四字是偶。方字嘗字爲奇。三字不能成語。特加一之字以足之。如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賈誼過秦論。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皆

此類也。

睡鄉記 戴名世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迷若忘。凡所謂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其天則全。其神則寧。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然。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哈嚦。噫。夫其呻吟哈嚦。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

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有未已也。於是乎睡鄉擾矣。

此文爲雜記體。而涉寓言者。與醉鄉記異。首言睡鄉之所在。次言睡鄉之狀況。再次言遊睡鄉者。足以忘棄一切。足以全其天寧其神。休適其體。再次言世人或不暇遊。或不善遊。末借莊周作結。謂莊周達者。尙不免有蝴蝶之意存。故睡鄉仍不免於擾。其諷刺之意深矣。

(文法舉例)者字爲代詞。其所代大率分其人、其物、其事、其時、其地、其意、其言等義。而解釋體恆用之。則其義又較異。如此文起句是也。

###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察。問龍

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亭。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此文爲游記體。首記游龍井之年月時次。記游歷之地。末段用總括法。描寫游歷時之景況。結句明日乃還。以首段第二句中秋後一日者爲根。首尾相顧。結構謹嚴。

(音注)元豐宋神州年號吳興即今湖州杭即今杭州縣會稽今紹興縣龍井西湖附近之山名以產茶

著稱龍盤。興肩興也。  
井茶俗稱轎雷峯。在西湖北岸。其上有塔。南屏西湖附。

(文法舉例) 余自吳興道杭。道字本公名詞。此假之以作動詞。猶云道出於杭也。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曰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某年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

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旣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五鼓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磥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

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此爲遊記文。先記泰山之位置及最高之峯。次記自京來游並由南麓登山。再次記登山之路逕。再次記道上及山上之風景。再次記登日觀峯。觀日之形式。再次記祠宇及石刻。末記山之土石草木鳥獸。全篇有考據。有寫景。詳而不繁。簡而能要。爲遊記文正法。

(文法舉例) 云字爲動詞。與謂字言字畧同。有用之於句首者。如漢書蕭望之傳。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是也。有用之於句尾者。如此文世皆謂之天門云是也。

### 游湖口石鐘山記

周 準

九江之水入於湖而彌廣。其二水合流處。帆檣競集。是爲湖口縣城。城根有石壁插江底。坡公記所謂石鐘山者是也。予南游入楚。

徑其下。愛其怪偉參錯。若奔若墮。又值落霞四照。紫翠交映。彌賞玩不能去。遂徑宿焉。詰旦抵其麓。雉堞襟帶。迤邐而行。至潮音庵。庵據危石上。林木葱蒨。陰映半江。寺僧見予來。爲擊崖石數處。音響絕殊。稍憩。復窮其巔。石益奇險。峭拔下臨。無極不必。風濤洶湧。而微波鼓浪。自然成聲。絕頂有江聲閣。據險爭勝。憑欄一望。則廬山五老。隱見雲外出。沒無定態。予俯聽江聲。還坐山石。尋思坡公所見。猶爲知之未盡。蓋是山石質輕。又復空中多竅。所以風水相值。獨鏗鏘。若金奏不然。彼沿江一帶壁立千仞者。微波皆得而入也。何以噌向。欸坎。鞞鞳之音。獨屬茲山也哉。時己丑七月十八日記。

此爲游記文。先記石鐘山所在之地。次記行經是山。愛其風景。留而賞玩。再次記遊於山麓。得聞擊石之音。再次記遊於山巔。得聞微波鼓浪之聲。及見廬山諸峰。再次記坐石而思。因知石鐘名山之故。較古人所見爲尤進。末記作記之年月。全篇於記事之外。有推考語略。兼論辨之法。

(音注) 九江今江西 當自江入湖府湖口之衝故名 石鐘山在湖口縣 在九廬山五老峰江

(文法舉例) 不然二字係掉轉連詞。

### 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郭嵩燾

洪家花園。閩廣人公衆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極清幽之致。有虎圈一。豹圈二。並張鐵網爲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青灰色者。有紅面者。身臂或長或短。其種各異。其一甚鉅而獰。用鐵圈籠之。黃毛長四寸許。則所謂金絲狨也。其豺狸黃鼠松鼠山獺之屬。

則製鐵網爲屋周環約三十餘所與雀鳥相間中植花木五色繽紛鸚鵡四種一白一灰色一紅一綠又有綠色而兩羽紅者鷹三種一白一蒼一灰色雉三種一彩文一蒼一棕色相間鴿種甚繁最奇者翠鴿異鳥如青鸞山雀水雀一種似山雉采文而頭藍色或紅色一種似水鳥頭有毛一叢甚長而細而吾於其中得奇景三一羅漢松高數丈覆地如鐘披視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盤曲而中空綠葉外護乃極繁密一藤蘿障天如巨屏凡數所有曲折如九疊屏風者皆拔地直起高數仞四無憑倚花葉周圍掃地一長松高入雲際凡十餘株距地尺許橫出五枝懸針周匝如盤每尺許輒出數十小枝遠望如數十級浮圖羅列森林中皆奇境也

又製鐵盤七具。引藤絡其上。蓋新種者。十年後必復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數者。皆人力爲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葵蒲張翼如巨扇植立。則此間所在有之。其諸花木來自各國及諸番者。皆插牌標記。足見此園魄力之大矣。

此爲遊記中之寫景文。先寫花園之原起及大勢。次寫園中之獸類鳥類花木。舉奇景以例其餘。再次寫園中未成之花木。及花木之來路。末贊此園魄力之大。全篇寫景。先動物。後植物。兼用狀物之法。

(音注) 浮圖塔

(文法舉例) 所在有之。在字爲類動詞。言隨所在之地皆有之也。

###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

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闌遼負。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下。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

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此文爲雜記體。先敍黃岡之地多竹。用以代瓦。價廉工省。次敍作樓於寫景中。分出六宜。繼敍登樓對景清致。末記以竹工語。寫出謫居時隨寓而安之意。與前謫居勝概句相應。卽以此意作收。通篇以竹瓦起。以竹瓦結。首尾呼應章法完密。

(音注)

黃岡

今湖北黃岡縣

雉堞城牆

投壺

古飲酒之禮也。其法設壺於席上

主賓以矢投之。以中之多寡爲勝

賀鶴氅

鶴毛爲衣。晉王恭嘗披鶴

官而居於京外也。

皆樓

齊雲落星

名樓。亦名華陽巾冠也。道家之

華陽巾冠

爲君主所貶官謂

井幹麗譙

亦樓。騷憂也。屈作離騷。以寄幽

騷人

思詩人祖之。故稱詩人爲

人

穀一熟

謂之穀。西掖宮闈旁之門。謂之掖禹偁

人穀

一熟

至道

宋太宗年號

西掖

宮闈旁之門。謂之掖禹偁

(文法舉例) 高則高矣、華則華矣、兩矣。字爲已決而未畢之助詞。說文謂矣字爲語已辭。而柳州又謂之決辭。蓋矣字所以決事理已然之口氣也。卽俗語了字口氣。此兩矣字却爲頓上起下神氣。與他矣字不同。

### 非非堂記

歐陽修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鎰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聽。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詔。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詔。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余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記於壁。又營其西。

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此雜記文體也。首句說明動靜二字之理。引起是非非四字。中段以是非非相比較。斷定非非之取義爲正當。末段以靜字爲非非二字之注脚。結句點醒題目。是爲點結法。

(音注) 權衡。權稱錘也。錙銖六銖爲錙。眩晃。惑亂。

(文法舉例) 則字爲連詞。有承上接下之勢。此常例也。如此文動則輕重。差動則不能有睹。動則亂於聰明等語。是也。亦有連用數則字。層遞滾下者。如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也。此文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三句亦同此例。

養魚記 欧陽修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此爲雜記文分二大段。首段記池之位置形狀。及其景色之可以怡情適性。琢句工整。極意形容。其全副精神。實注在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一句。次段敍述養魚借童子之意見。以表明己之意見。有若自足一句。卽上段末句之對照。此作者主意所在。特借題以發揮之。結句乃點出作記之意。亦爲點結法。

(音注) 湧音汚 積音積 端音端 言音寅 口音口 不道忠

(文法舉例) 湛乎汪洋。晶乎清明。汪洋清明爲形容詞。所以表明事物之性質狀態者也。而尙以形容未盡。再加以湛乎晶乎兩狀詞。以狀詞冠形容詞者。其例如此。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永有某氏者。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

貓禁僮僕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噉暴鬪。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惡之。乃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邱。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此記事文而別有寓意者。首段敍某氏之拘忌。至恣鼠不問爲一停頓。由是二句承上文而言。鼠之得計。以爲可以飽食無禍。隨卽描寫鼠之橫行。而某氏終不以鼠爲厭。以足上文之意。逼起下文。數歲句下言鼠之終於被禍。而以感歎語作結。醒出全篇用意。是爲歎結法。

(音注) 永<sub>湖南也</sub> 恣<sub>放縱也</sub> 縱衣架

(文法舉例) 嘴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久也哉。嘴呼二字爲歎詞也哉二字爲助歎詞。

紀鴻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慚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廊。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泊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爲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鄰俱賈食者也。某以槐故。利兼於鄰。

鄰有善作鴟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鴟鳴。凡側於樹。若大若小。莫不惶然懼悚。以爲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鬼語。槐不去。鴟不息。主人有母且瘵。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爲鴟鳴。滅樹殃家。甚於眞鴟。非聽之誤耶。然屈平騫謗。非不利於楚也。靳尚一鴟鳴。而三閭放楊震。訐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鴟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

此爲記事文。先記賈食之家庭。有大槐。次記槐蔭清美。就食者衆。再次記已之過。此初則見槐。繼乃不見。再次記槐之見伐。由於鴟鳴。末惜主人之誤聽。並引古之受讒者。爲主人曲原。以見鳥中之鴟不足畏。而人中之鴟則可畏。以致其感慨。全篇記事之後。加以論斷。亦爲先敍後斷之法。

(音注) 長慶唐穆宗 虞州今陝西鄜  
年號音夫泊及也夏陽今陝西邠  
屈平忠直敢言爲靳尚讒之  
懷王屈原被逐靳尚楚大夫屈平爲楚  
按公行賄賂震上疏切諫成帝不從豐  
疏豐等遂譖震懷怨懟收其印綬震義  
不受辱飲酖而卒上訃大

(文法舉例) 靳尚一鴟鳴樊豐一鴟鳴二句。鴟字爲名詞。鳴字爲動詞。  
此則均假借爲動詞。作爲讒譖解。因從上文假爲鴟鳴滅樹殃家。甚於真  
鴟三句說下。故此處卽用鴟鳴以代讒譖。此文家用筆之奇。且能綰合本  
題。使措語益見警切。

獸紀

何景明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焉。聞客有談  
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羣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踐。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何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羣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卽尾其後。呼嘯若噬。羣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羣獸伏者爲畏虎耶。

### 獻

猨善援。獻亦猨類。惟跳躍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貨物。獻弗得自致也。謂猨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守之。當共利也。猨攀木蔓。上取而致之。獻悉移置窟中。猨既下。獻無有也。跡之至窟傍。曰。貨安在。獻據窟嘯曰。貨固吾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羣相毆躡。猨。

## 援曳臂去。

此文爲雜記體。首段先敍明作意。而以客談二獸爲比例。第二段說狐之假虎威以攫食。其雄復大言以欺衆。第三段說獻之誘援。取貨而據爲已有。反呼其羣以毆躡。因上文有總冒。下二段第分敍二獸。案而不斷意在言外。此記敍體之別格也。

(音注) 援猿 同 獻嬰 音

(文法舉例) 虎技寧過我也。寧字爲連詞中之較量詞。與豈字同解。

## 書義猴事

吳敏樹

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

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掩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屍足傍。叱驅之不去。衆異之。卽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大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之。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此雜記文也。上半篇記弄猴者與猴之關係。及愛猴之原因。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二句爲上半篇停頓處。下半篇記弄猴者之生前死後。皆獲猴之報。所以見猴之義也。復躍入棺。遂以殉。二句爲下半篇停頓處。末三句

表明作文之宗旨。爲全篇結束。

(音注) 止蹲踞也。止蹲，止也。

(文法舉例) 表示人之行爲與一切事物之作用者曰動詞。凡動詞必有爲之主者。爲動詞之主者曰主動詞。動詞之作用不出乎主動詞之範圍者曰內動詞。由主動詞而有所施及者曰外動詞。爲所施及者曰被動詞。其無所施受而表示係屬之義者曰類動詞。其上下文莫得主名者曰無主動詞。如此文中猴啼二字。啼字動詞也。啼之外不及於他人他物。此內動詞也。如云自是益愛猴。愛字則爲外動詞矣。蓋愛猴者。弄猴者也。弄猴者愛猴。則愛字之主動實在於弄猴者。此外動詞也。至被動詞。大率助以於平等字。如中庸云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信乎。不獲乎。皆就被動一方面而言。表示其所受之作用者也。亦有助以見字。

或爲字所字者。如孟子益成括見殺。論語不爲酒困。史記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皆受動詞也。類動詞爲有字在字。如字似字。若字例見韓愈師說篇。無主動詞例。見方苞游雁蕩記。

### 思過圖序 邵大業

易有之。君子以遷善改過。春秋之義。大改過。蓋自徇齊敦敏而外。古昔聖賢。未有不以改過造道者。抑聞之記曰。退思補過。夫唯思之。乃得見而改之也。思之義大矣哉。分水柯澹齋。舊繪小像。而顏之曰思過。手執玦。玦者決也。座設環。環者還也。從善如流之義也。思深哉。余因之有感矣。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明知其爲過而躬蹈之者也。當其矢心植行。恪然以繩墨自守。惴惴焉恐入於非道。

而譽者。輒至其初。譽之未嘗不自疑。既而取以自證。乃竊然喜漸則譽者益多。聞者益恬。久而自信。其有譽於人也。遂并信其實。有善於己。於是聞譽若素。聞毀則怫然不任受。而毀者之言。遂不至於耳。乃至疚累日積。譽者日益堅而陷溺既深。遂至有明知其爲過。而躬蹈之者。噫嘻。諍友面折。不可求而得矣。其浸淫淪失。以至於斯極者。豈非不思之過哉。余昧道懵學。往往獲譽於族黨。而世故結轡。末由發其深省。嘗用滋懼。今睹斯圖。則邃然深念矣。夫由禮華而進於淡泊。一變也。由淡泊而進於恐懼。又一變也。充此心以至於耄耋。其所造曷可量。而其兢兢亦寧有窮乎。

此爲論說文。先引古書說過之當改。與改過必先思過之故。次說改過圖

之狀並述有感之由。再次說過之所以成由於不思並以好譽惡毀之恆情。推出成過之因。再次說以思過名圖之意。末以自警語作收。全篇論說中帶敘事實。略參敘事之法。

(文法舉例)抑聞之記曰。抑字爲連詞中之撇轉詞。蓋由上文之意而進一解。往往用此字。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鉉艾相尋。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當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此文爲贈序而用論說譬喻體者首言富人之稼由田多食足常能留其有餘故稼美次言貧者以十口而共百畝之田竭其地力而種又不及時故不能得美稼以下卽由比喻而入正文言古人之所以養其才者必待充滿而後發末段以己之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隨說到張琥身上勉其勿自足而務學並令其寄語子由亦以是相勉可見東坡於友朋兄弟間互相勸勉之至急

(文法舉例)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此句起法頗極突兀曷嘗云者猶言何不云爾此以詰問語氣爲起句者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鷙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

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予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

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此爲贈序文。而前半篇皆以論說體行之。首言衆人營私而鷙利。君子修道而揚名。衆人笑君子之迂。君子亦悲衆人所爲之無益。次段敍吳王張士誠之宮。而歎其家無噍類。名字湮沒。又敍林處士事。說人見其故宅墳

墓及所遊之地。而動歎息。皆由舟子口中說出。第三段卽將張氏與林處士之今昔。兩兩比較。而知富貴不足道。貧賤不足憾。又就詩人而說到聖賢。是爲進一層說法。末段說到王仲縉。說出所以贈序之故。告以勿爲衆人之笑所沮。而自勉於學。斯爲贈序之主意。

(文法舉例)而字爲連詞中之承接詞。有承上接下之致。如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鷙利。生無聞而死無述等句。是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此兩句中而字。更有轉折之意。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此兩句中而字。更爲轉折。因上句之意。與下句之意。適相反也。而不知衆人之所爲。而今未及十年。而士之貧賤等句。亦可例推。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

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我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翼足下一來。

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甚○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愈○再○拜○此○爲○致○友○朋○書○信○文○首○敍○與○東○野○別○久○他○人○雖○日○與○相○處○無○可○多○語○故○心○多○弗○樂○第○二○段○言○東○野○安○貧○樂○道○心○追○古○人○第○三○段○言○已○脫○汴○州○之○亂○而○至○徐○州○張○氏○留○之○與○以○職○事○然○張○非○知○己○故○默○默○一○年○卒○以○辭○去○此○言○已○之○不○得○志○正○與○東○野○相○同○末○段○敍○李○翹○張○籍○二○人○望○東○野○之○來○相○視○卽○以○春○且○盡○數○句○作○收○看○似○瑣○瑣○碎○碎○隨○意○說○來○然○全○篇○却○首○尾○一○氣○蓋○韓○愈○與○東○野○最○爲○知○己○李○翹○張○籍○亦○以○文○字○訂○知○交○故○篇○中○語○語○皆○自○性○情○中○流○出○無○一○句○浮○泛○

(音注) 孟東野

名郊性孤僻能詩韓愈與爲忘形交

其與以書也當在貞元十六年三月

脫

汴州之亂

貞元十五

年二月愈從董晉之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守陸長源幸而脫故云汴州在今河南開封縣

留

主人汴州指張建封也愈出

徐州今江蘇銅山縣符離睢上之上今安徽宿縣李習之名翹亦愈之友博也張籍字文昌亦愈之兄兄愈能文工詩和州今安徽和州

(文法舉例)無所於歸。於字爲介詞。每用於實字之上。其示比較之義者。如論語季氏富於周公。是也。其示屬在之義者。如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是也。其示兩端之關係者。如論語孔子於鄉黨。是也。其用之於句首而與上文有緊接之關係者。如論語於汝安乎。是也。而與所字連用者。則如此語無所於歸。是此句實爲韓文成語(韓愈送楊少尹序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而穀梁傳僖公五年晉人執虞公不言所於地。媵於晉也。已開其先例。

### 答孫生書

侯方域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

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媿。僕嘗聞有振蠶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囁之。且。要駕矣。吾寧知要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儻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此爲書信文。首敍見孫生之文。而喜其奇宕有英氣。欲作答而自愧無所  
得。此雖謙遜之辭。而實欲卽此以引起下文也。次段卽從文之奇宕有英  
氣著。想意謂氣盛非文之至者。以馬作譬。如徒恃其駿邁之氣。而無以馭  
之。必至於要駕。第三段卽言爲文之道亦然。而又非多讀書者不能見及  
於此。卽多讀書而無道力者。亦不能見及於此。末段嘉孫生之年少有餘  
於力。不自矜負。而勉其求之於古人。由文而進於道。此答書之旨也。

(晉注) 要駕

見漢書武帝詔要駕言馬之蹄不受駕馭而車翻跌也

(文法舉例) 連詞中有用以推開上文。而展拓下意者。雖縱等字是也。  
此種連詞。多用在句首。而雖然二字。尤有跌進一層神氣。作文切忌平行。  
須層層開展。方有波折。全在此等字面上著力。

## 戒兄子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鷺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此家書體裁。起首一段爲全篇綱領。引龍杜二人之行爲。以分承之。以下比較二人。一則可效。一則不可效。以承明上意。此分結法也。

(音注) 馬援字文淵漢光武帝拜爲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兄子援兄之子也。一名嚴。一名敦。 一龍伯高名京。一名兆述。

都人官山 杜季良名保京兆人 驚鴨音木野馬

(文法舉例) 汝曹二字爲指人代詞。指人代詞畧分自稱、對稱、他稱三種。就應用言。則可分爲普通用、應酬用、特別用、混同用、強制用、多數用、古語方言俗語等。茲表列如左。

用 通 普				應 用	性 質
自稱	對稱	他稱			
吾	爾	彼			
予	乃	渠	伊		
我	若				
余					
弟					
蒙					
僕					
子					
吾子					
翁					
敝	尊	令			
友	如	兄			
類	夫	如			
	敝	人			
	人	尊			
	類	令			
	人	弟			
	類	尊			
	類	令			

	混 用 別 特	用 酬	
親	婢 妹 <small>妾女 之子 稱自</small>	晚 生 <small>之對 稱師 長</small>	某 遇 <small>不佞 走下走</small>
	姊 嫂 女士 <small>西老 丈師</small>	夫子 先生 <small>先生</small>	君 執事 <small>左右 足下 兄仁兄</small>
人			拙 賤 舍 家 <small>如內如舍如家如 類拙類賤妹舍兄家 類弟類贊</small>

語 古	用	數	多	用	同
卽 台 用古之通	余輩 吾黨 吾儕 吾輩 吾等	同人 吾人 吾等 吾人 吾等	己身		
	諸君 諸公 諸同胞 <small>諸君子</small>	爾曹 汝曹 汝等 爾曹 汝等			
		若輩 若曹 此輩 若曹 此等	彼等		

用制強		方言俗語		僥咱在下	
於民國矣 今後不容 君主時代 沿用之稱	按此項係 君主時代 沿用之稱	孤人 寡人 臣微臣 職卑職	朕秦漢以下至前清此 字惟君主自稱平民 不得用之	我們 陪們	你們 你
			陛下		
					他們 他

樵夫陶匠 黃宗羲

朱恕字光信。泰州人。樵薪養母。一日過王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飢則向人家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自後刻苦求學。遂成儒者。

同時有韓貞者。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王東崖先生。鑿粗識文字。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

從之問政。對曰。某寡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某居者。子言孝弟。言悌。戚黨鄰里相愛護。幸無訟牒煩公府。此某之所以報也。每遇會講。有談俗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在座爲之警省。

此記事文也。先記朱恕之爲人。及受知於心齋。次記朱恕之好學。及其學成。第二段記韓貞之好學。及其學成後。以化俗自任。全課以二人並記。似史記合傳體裁。然一則詳於學成之前。一則詳於學成之後。又爲文家虛實相生之法。

(晉注)王心齋名良。泰州人。幼時家貧失學。從父商於山東。天性過人。後乃從陽明遊。所學益進。遠近設講席。爭聘之。其學大致以反己爲格物。工夫御史吳楨疏荐於朝。不起。王東崖名震。心齋仲父。越二十年。繼而主講席。

(文法舉例) 第凡與某居者句。第字爲連詞。其用法不問前文如何。但從言下抽此一事一理。輕輕掉轉。與但字獨字特字惟字例同。

## 大言

宋濂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王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繫之。尊盧沙曰。慎勿繫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間。問曰。先生不鄙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問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趨見。未至。使者三四往。及見。長揖不拜。呼

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暝。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尙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有不强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卽命爲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却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主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誇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卽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而謀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也。使晉兵不卽至。或

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此爲敍事文。先敍尊盧沙以大言見笑於秦。而至楚。次敍至楚之後。屢作大言。不改故態。再次敍既見楚王。以大言爲恫嚇。再次敍大言之無效。爲楚王所劓。再次敍尊盧沙之自悔。末以君子曰一段論斷作結。春秋左氏傳論人。往往用此法。

(音注) 尊盧沙  
戰國時人尊盧復姓沙。其名也。珠槃玉敦  
槃同盤。敦類音斗古。時諸侯會盟時用之。歃血  
歃飲也。古盟禮也。實牲血於槃。以告於神。謂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遂共飲血爲誓。

(文法舉例) 翩翩然。南。南字本爲方名。屬名詞類。今作至南方解。則假借爲動詞矣。

## 問說

劉開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并稱曰學問之道。學卽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且先於學也。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爲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

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是已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爲知理有未安安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聞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

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  
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  
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  
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  
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能。未。必。非。聖。人。之。不。能。也。理。無。專。在。  
而。學。無。止。境。也。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尙。問。及。庶。人。是。故。  
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  
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此文爲論說體。首段以君子之學必好問直起。言問與學相輔而行。說出

種種益處。次段引證古人之好問而以取其有益於身及取善之宏作頓筆。第三段言三代下有學而無問多師心自用之人。第四段言自用之害尙小而其爲害於心術者甚大。末段復言不好問由於心之虛卽係好學之不誠。仍以學與問帶說前後呼應自成章法。

(音注) 蜀蕡

詩經先民有言詢於芻  
芻刈草者蕡樵薪者

(文法舉例) 焉字爲助詞中之有陳述口氣者。在也矣之間案而不斷。有坐鎮之概。其用以助逗者。如此文問焉以破其疑。問焉以求一得。問焉以資切磋。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是也。其用以助句者。如不擇人而問焉。不擇事而問焉。及忌之而不願問焉。輕之而不屑問焉。狎之而不甘問焉。等句是也。

##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才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才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才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此文爲論說體。首段言求棟梁者必於木。不因木之不才者。有類於萑蒲

竹箭而求材於萑蒲竹箭之林。次段言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士亦多不材者。乃求士者反不如求木。求棟梁者知求木之法。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而變計。今之求士者。乃以士之有類商賈貿販。而謂用商賈貿販者。無異於用士。梅氏此言。殆有所感而言之耶。

(音注) 蔴蒲蘆葦之屬

(文法舉例) 百無一二。二三兩字爲形容詞中之約數詞。

廉恥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知於無所不取。無

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閑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此爲論說文。先引成語。說廉恥之重要。次說無廉恥之害。而歸重於恥字。再次說三代以後無恥者多。而力挽狂瀾。全賴有志之士。末引顏氏家訓。以諷無恥者作結。全課主意。欲人自知廉恥。而極言無恥之害。是謂反面抉透。正意自明。亦論說文之正法。

(音注) 馮道五代時人字可道歷事四朝不指管仲管生仲夫子指孔子顏氏  
家訓北齊顏之推著有家訓字鮮卑語鮮卑東胡也北齊高氏本胡族

(文法舉例) 罷字本爲名詞。太監也。今假借爲狀詞。

勤訓 李文炤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言雖近而旨則遠矣。無如人情之惡勞而好逸。甘食媿衣。玩日愒歲。以之爲農。則不能深耕而易耨。以之爲工。

則不能計日而效技。以之爲商。則不能乘時而趨利。以之爲士。則不能篤志而力行。徒然食息於天地之間。是一蠹耳。夫。天。地。之。化。  
日。新。則。不。敝。故。戶。樞。不。損。而。流。水。不。腐。誠。不。欲。其。常。安。也。人。之。心。  
與。力。何。獨。不。然。是。故。勞。則。思。逸。則。忘。凡。物。之。同。情。也。大。禹。之。聖。且。  
惜。寸。陰。士。行。之。賢。且。惜。分。陰。又。況。賢。聖。不。若。彼。者。乎。他。如。博。弈。樗。  
蒱。之。類。昔。人。所。謂。牧。豬。奴。戲。耳。刲。創。攻。殺。之。稱。不。絕。於。耳。非。所。以。  
養。德。擾。攘。孤。注。之。狀。不。絕。於。目。非。所。以。惜。財。祁。寒。盛。暑。日。夜。流。連。  
徒。足。以。失。時。而。廢。事。亦。何。樂。而。爲。之。耶。

此文爲論說體。首段言治生之道。莫尙乎勤。引邵子之言作證。次段言人  
情多惡勞而好逸。無論爲何事。必不能成。第三段言天地之化。流行不息。

人之用其心力亦然。故聖賢有惜陰之訓。末段說博奕樗捕之害。以寫足。

勤字反面之意作收。

(音注) 邵子名雍號堯夫諡

易耨易治也

博奕博賭也

樗捕樗也

博奕之類

(文法舉例) 何獨不然。何獨二字爲連詞中之撇轉詞。

儉訓

李文炤

儉美德也。而流俗顧薄之。夫先王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飲食有節。衣服有章。宮室器用有等。故各守其分而不相踰。今也不循其分之所當爲。而惟視其力之所得爲。貧者見富者而羨之。富者見尤富者而羨之一。飲十金一衣百金。一室千金。奈之何其不至於貧且匱也。每見閭閻之中。其父兄古樸質實。足以自給。而其子

弟或入胥吏之羣。或附商旅之隊。或列紳衿之末。類無不羞向者。之爲鄙陋。於是盡舉其規模而變之。而累世之藏。或盡廢於一人之手。況夫用之奢者。取之不得不貪。算及錙銖。欲深谿壑。其究也。詔求詐騙。寡廉鮮恥。無所不至。則何若量入爲出者。享恆足之利。乎。且吾所謂儉者。豈必一切損之。養生送死之具。吉凶慶弔之需。人道之所不能廢。稱性以施焉。庶乎其不至於固耳。惟是金玉之輝煌。纂組之奇麗。水陸珍奇之供設。驕奢暴殄。誠造物之所忌。而優伶之伎。歌兒舞女之娛。尤爲居家者之所當遠。又若婦女之倫。多窮奢極靡。而不與男子相稱。豈敵體之義乎。孟光麗妝。靚飾而梁鴻不答。服私居之服。而改容謝之。桓少君資賄甚盛。而鮑宣不。

說。挽鹿車。而鄉邦稱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此文爲論說體。首段以儉爲美德。而流俗顧薄之二語。引起全篇。隨說古人之崇尚。與流俗之不知守儉。次說不儉之爲害。並言不儉必流於貪。第三段說儉並非一切減損之謂。當用者仍當稱心以施。惟奢侈之事。則當遠絕。末又說婦女亦當崇尚。層層轉折。意味深長。

(音注) 簪組(組綬屬纂似組而赤畧如今女服孟光(梁鴻之妻初嫁時鴻不答光乃自請罪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改容謝之曰此真梁鴻妻也少君(鮑宣妻宣嘗就少君父共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仍行婦道鄉邦稱之)

(文法舉例) 奈之何不貧且匱也。奈之何與如之何若之何。稍異。如之何。若之何。多用在句末。有商酌之餘。無可如何之意。奈之何則亦有用在句首者。如此文奈之何不貧且匱也是也有詰問語氣。

日喻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爲日也。日之與鐘。龠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龠。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子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至。斯以。

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此爲論說文。先說眇者之不識日。以訛傳訛。次說傳訛之故。由於未嘗目見。再次由喻意說入正意。言求道者。其誤亦同。再次言求道之法。非致不可。歷引古語及沒人以證之。末說明作日喻之故。全篇前後皆譬喻。惟中間爲正意。是爲正喻夾寫之法。

(文法舉例) 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龠。自字爲連詞。之字爲動詞。之字作至字解。

別籍異財議 李紱

吾江西風俗淳厚。聚衆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譜。尊祖敬宗敦族之誼。海內或未能先。至於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陳氏。青州陸氏。並以十世同居。載在史冊。今此風亦稍替矣。觀朱夫子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援據禮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別籍異財者。並將關約呈首抹毀。不遵者依法斷罪。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然細思之。尚有未盡善者。蓋禁其爭財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論王政。止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爲餘夫。壯而有室。卽別授百畝。是古者未嘗禁人之分居也。惟是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

漸失友助扶持之意。於是篤行之士，矯爲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勸親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戶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長幼有禮職事。有司筦庫，句稽善敗，懲勸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賢者，主持倡率，而後可行。否則財相競，事相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以相持而不敗也。至於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辨。如年踰七十，宜傳家政。或年雖未衰，別有疾病，而不任綜理，則子孫析居亦無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無可兼綜之人。今必責已分者使之复合，是強人以所不能，勢不行矣。惟既分之後，骨肉爭財，致興訟獄，則不遜不親，豈惟偷薄彝倫已歟。地方官長深懲而

嚴治之庶還淳厚故曰禁其爭財可也若止於分居則不能禁亦不必禁惟教之以睦親之道俾分猶不分焉亦未害於二代之治也

此爲論說文先論江西風俗之淳厚本不以別籍異財爲然次論朱子治民亦不許有別籍異財之舉再次論古有別籍異財者初未設禁再次論同居之事未盡可行卽以見別籍異財未可厚非再次論累世同居須立定方法再次論方法未易施行不如別籍異財之便再次論朱子不許別籍異財之事勢不可行再次論別籍異財當禁其相爭末論教以睦親正可補救別籍異財之失以見別籍異財仍無害於風俗

(文法舉例)至於一家之中至於祖父母父母在堂至於二字爲連詞中因上文而類及之詞蓋上文辭氣已完故至字後加以於字猶云論及

此爾若夫二字亦同例

## 說自由 章炳麟

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亦無純粹之不自由。何以言之。飢則必食。疲則必臥。迫於物理。無可奈何。雖昌言自由者。於此亦不得已。故曰。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也。投灰於道。條狼所遮焉。便溺於衢。警察將引焉。有法制在。不得不率行之。則喜其自由矣。雖然。苟欲自由。任受苛罰。亦何不可。今自願其自由。而率從於法律。卽此自願。亦不得。不謂之自由。故曰。天下無純粹之不自由也。然則雖至住囚奴隸。其自由亦無所失。所以者何。住囚奴隸人所强迫也。而天下實無强迫之事。苟遇强迫。拒之以死。彼强迫亦無所用。今不願死。而

願從其強。迫此於死。及強迫二事。固任其取捨矣。任取其一。而任捨其一。得不謂之自由乎。

此爲論說文。先說自由不自由。本無純粹的。以見此理之不易分明。次中說無純粹自由之故。再次說無純粹不自由之故。後說住囚奴隸亦有自由。以見自由爲人所同具。非必如放恣者之所云自由也。全篇於說理之中。有詰問語畧參論辨之法。

(晉注)條狼官名條當作滌狼扈道上即不羈之物在道局遮掩捕氏掌驅除道路之汚穢猶今之清道局也。

(文法舉例)所以者何與其故何也之意同。所字爲代詞。以字爲動詞。言所說者何故也。

## 大任

孟子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文爲論說體。分爲四段。首段歷舉舜以下諸人之見用於世。皆由經歷艱苦而來。次段承上文之意。暢發議論。三段言常人之性。必經歷艱苦。然後能奮發興起。四段言國亦如是。末用斷制語。說明全篇大意。是謂斷詰法。

(音注)舜虞帝傳說殷武丁膠鬲商紂之臣知商將亡

管夷吾

卽管仲也

初爲公子

糾糾敗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之以爲相

孫叔敖

楚令尹也

百里奚秦穆公時人

(文法舉例)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增益其所不能。六其字皆根上文人字來爲代名詞。

理義 孟子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斲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賈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爲說理文。先說人之多賴多暴。非其本心。次說種麥成熟。無不同時。偶有不同。非關麥之本性。最次說物既如是。人亦宜然。並以足相同爲證。再次說口與耳目。亦無不同。再次由口耳目說到心。亦同然。並說明同然者。

爲理義。末說理義無人不悅。全篇多用譬喻陪襯。爲卽彼見此之法。

(晉注) 麵大  
穀食曰芻牛羊是也  
麥 穫也  
穀種也  
樹也  
淳音勃 淳地多石而  
貌 磴瘠薄也  
蕡草器 翁草也  
芻豢芻豢也  
犬豕是也

(文法舉例) 今夫麺麥。今夫二字爲連詞中之提起詞。與單用夫字稍異。與且夫尤異。夫者承上起下。亦有提起性質。而加一今字。則有特提神氣。且夫爲進一層著想。從前八股家往往與今夫二字同作起筆。不辨其性質如何。吾輩行文。決當審慎用之。

非相  
荀子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形相雖惡。而心術

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爾。今世俗之亂民。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世俗之人。羣相羨歎。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此爲論辨文。先辨相人之術。古時無有。次辨形相善惡。無關乎爲人。再次舉古之容貌長大而受禍者作證。最次舉今之容貌可觀而受戮者作證。

以見相人之言。不足爲訓。末以點醒語。令人自擇。雖不明言非相。而非相之意。自然酣足。全篇論辨。先稽之於古。繼斷之以理。後徵之於事。先虛後實。步驟井然。

(音注) 嫣也 美好 嬻也 與戮同 姚冶 美好

(文法舉例) 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爾。爾字本狀詞。猶云如是也。今爲傳信助詞。而亦有如是而已之意。其所以別於狀詞者。蓋有決斷之口氣耳。與耳字略同。惟耳字略輕。

杜賈揚解

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賈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賈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賈襄者。爾心。

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藝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蕡也。宰夫也。非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蕡洗而揚禪。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禪。謂之杜舉。

此記事文也。通篇分作三段。首段敍知悼子卒。平公飲酒。杜蕡入寢。酌酒飲師曠。李調自酌坐飲而出。次段敍平公問蕡。隨問隨答。而平公之過。見末段敍平公能自引過。蕡洗而揚禪。卽以平公之告誡語及揚禪事作結。結構自然。

(音注) 知悼子晉大夫知葬也 平公晉侯彪也 師曠晉樂師也 李調平公侍臣 杜蕡蕡音快晉之宰夫  
子卯不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同音至酒 共供樂也 饪器也

(文法舉例) 斯字爲代名詞。與此是茲三字同例。但沿用各有習慣。顧亭林先生謂論語言斯者七十不言此。檀弓言斯者五十有二。言此者一大學言此者十九。尙書多言茲。孟子通用此是諸字。惟斯字有時作則字。乃字。然字用則非代名詞矣。如此文用斯字凡五。前四斯字皆代名詞。末句斯揚禪謂之杜舉。斯字作則字解。爲緊接連詞。

### 孫子兵法

史記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勤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計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鉄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勿斬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前後左右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此篇爲敘事文先敍孫子以兵法見吳王而吳王欲試以婦人次敍分隊

之事。再次敍敍戰之事。再次敍號令不行。示以軍法。再次敍軍法之嚴明。末以婦人亦能戰作收。以見兵法之妙。全篇敍事。不下贊語。而孫子之善用兵。自見。是爲寓論斷於敍事之法。

(晉注) 孫子春秋時齊人出奔於吳吳王闔廬吳王

(文法舉例) 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而字作汝字解爲代名詞。

魏絳戮揚干之僕

左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鯤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此爲敍事文先敍魏絳守法而晉侯怒次敍羊舌赤之深知魏絳再次敍魏絳之不逃刑並以書明戮僕之意再次敍晉侯之悔悟末以賞魏絳作收全篇均爲敍事不加論斷而晉君臣之皆能守法自見此爲寓論斷於敍事之法

(音注) 晉侯名周悼公也晉之霸業自文公始興至厲而中衰悼公卽位霸業乃復振亂行言出行列也亂行整曲梁地揚干爲戮戮辱也魏絳戮揚干也司馬掌軍法司寇掌刑罰跣

赤足也。古人席地而坐，入戶則脫履。晉侯急欲救魏，緣故不及著屨。反役，師伐陳。晉合諸侯之師以救之。因同盟於雞澤（一地名），反至晉國也。新軍，古者大國三軍，而又不敢僭天子之名，分故謂之新軍。中軍新上軍，新下軍以卿帥之，各有正副佐。新軍者，新下軍之佐也。緣始由大夫而擢爲卿。

（文法舉例）何辱如之。何字爲代詞。如字爲類動詞。之字爲代詞。何辱如之者。猶言辱莫辱於此。其爲辱更無如此之甚者也。

鄭同 戰國策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

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壞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聞教。

此爲敍事文。先敍鄭同至趙。次敍趙王不好兵。而同說之。再次敍同對魏王之言。分兩次敍出。第一次說有國者當保國。第二次說無兵則國不可保。末以趙王領悟作收。迴應首段。中段參用論說文之法。

(音注) 趙王趙惠文王也。名何。曾攻韓。攻齊。攻魏。皆勝。而又與齊相結。故不好兵。狙喜。即借爲狙詐之意。今

言兵固狡詐。魏昭王名邀與趙惠，當時人堯以天許由，唐虞時人讓之不受而逃，隨侯之珠。古人名曾見大蠅因傷中斷，疑爲神以藥敷之，感其恩銜一大珠爲報。持丘之環。鮑彪云：持字下當脫一字，黃不烈云：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隨侯爲對文。孟賁勇士名，周時齊人。力能拔生牛之角。荆慶未詳，或云兩人成荆慶忌，吳王僚子能足躡麋鹿。古手咒虎。

(文法舉例)今有人，今有強貪之國。二句今有二字爲連詞中之提起詞。

### 澠池之會

戰國策

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

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懼。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此記事文也。全篇分三段。秦王趙王相會。秦王請趙王鼓瑟。爲第一段。藺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爲第二段。末段又以秦趙互請爲壽作收。處處針鋒相對。此總起總收之法也。

(音注)秦王趙王秦昭襄王與趙惠文王也。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澠池。澠池地名。咸陽所在。秦都城。

(文法舉例) 秦御史前書曰。藺相如前曰。於是相如前進。此三前字。皆爲動詞。蓋前後之詞。本爲狀詞。此以狀前假作動詞也。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鸚。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礪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此文爲問答體。第一段以襄王問宋玉作起。次由宋玉作答。以歌之高下。屬和者之多寡。暗喻己節行之高。非庸衆所識。然却不卽說到己身上。復以鳥有鳳。魚有鯤二段作陪。末段方說到士亦有之。而以末一句拍到自己身上。而身分自高。

(音注) 宋玉 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善文詞 遺行 遺失也遺行 唯上聲  
里巴人 阳阿薤露陽春白雪 歌曲 皆楚人商羽徵 五音之三五音爲宮商角徵  
名異實同 猶西樂之獨來迷法沙臘西也宮聲最濁商次之角居中徵次  
清羽最清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鳥鳴在樹凡聽宮如牛鳴  
當中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縮脚欲知徵舌底齒欲知羽脣外取舌杳

冥太空也 鶠小雀也 卽鯤大魚廣數十里 崑崙之墟黃河源也今噶達蘇齊暴

晒音僕也 髡在脊上 碣石山長稱焉即鯨魚老山或曰即崑崙山 暴

孟諸湖名 鮀小魚也 球意琦行皆美玉

奇異瑰琦行喻奇異之行

(文法舉例)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非獨二字爲連詞中之撇轉詞用以顯推足上文之意者也。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智。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閹。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顧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

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祖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

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璧。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驤。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永臧。

此文爲銘誌體。首敍馬翁少年之豪概。次敍馬翁中年之棄官力耕。既老益返於循飭。末敍馬翁之年歲及卒。並敍其子求作銘之理由。隨將翁之名字家世子女敍明。卽從葬之年月日帶出銘辭。銘辭帶議論性質。以蕭曹擬翁而以感歎作結。

(文法舉例)至是聞父喪。至是二字爲連詞。有遙接上文神氣。又有先是二字。及初字。則爲回溯之詞。

擇交箴 方孝孺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闇闇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堪輔。爾於成。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訏以訕。求其所爲。

汙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謂。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於天人合一時。天合千年。

此爲箴銘體韻文也。先言友有二種。有面諛者。有直言者。次言不能擇友。則所友必小人。再次言小人君子。卽損友益友之所分。再次言小人僞託君子。亦不可友。再次言交友之難。不可不慎。末言擇交乃能長久。全篇凡四句一易韻。與四言詩句法相同。

(文法舉例) 捷捷諾諾爲狀詞中之疊字。  
人酰字 同意

(文法舉例) 捷捷諾諾爲狀詞中之疊字。

鳥哺兒詩 徐善積

抱兒嬉樹下。新綠遮庭戶。忽聞啁啾聲。仰見春鳥乳。不辨誰雌雄。  
四翼共辛苦。一出掠青蟲。一居禦鷹虎。出憂居力單。居憂出遭罟。  
瘁羽豈暇梳。嬌音不遑吐。黃口快得食。那知翁與姆。感此撫童雛。  
何如此禽羽。上念父母恩。淚下如注雨。

此五言古體詩也。全首共分三段。首四句敍抱兒嬉於樹下。而見鳥之孳乳。中十句敍鳥哺兒之苦。末四句因見鳥哺兒之苦。遂感父母撫我之恩。情真語摯。句句動人。

(音注)啁啾音周  
適也黃口指小

觀刈麥詩

白居易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

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惟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  
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  
盡日不能忘。

此五言古詩體也。全篇用一韻。以時令引起麥黃。中述農家之苦。粒食之  
艱。結以無功食祿。有感於中。斯發於外。不僅觀刈麥已也。

(音注)

穗禾之成秀者  
穗遺棄之穗也

白雪歌  
岑參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

梨花○開散○入珠簾溼繡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闊千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此爲七言古詩體。篇中有兩句一轉韻者。有四句爲一韻者。先言塞外之

雪。獨次言軍中之雪最寒。復因雪而說及置酒餞行。仍帶住雪字說。末

言途中之雪兼及送客。與客去情形。寫景中兼記事。是爲卽景生情之法。

(音注)

都護

漢時官名。漢宣帝時始置。以管理西域三十六國。後廢至後漢復置。如史載班超爲西域都護是也。瀚海卽

沙漠。吾國沙漠有二。一在蒙古。一在新疆。此專指新疆沙漠而言。

一闌干

橫斜也。一說天山巖名。岑參詩闌干陰崖千丈冰。歸客指

歌以送武判官也。岑參作白雪。

輪臺

西域地名。今

## 下卷

爲學之道。最重常識。常識不豐學也。何益。讀本所載外史零拾。彙而輯之。魚鱗萃集。纂智識卷下。

### 主權

有物焉。人得之則以生榮。人失之則爲奴隸。國有之。則無論爲君主爲民主。胥得以其法人名義。與世界相周旋。國無之。則爲附屬爲保護。甚至剪割併吞。僅留其團體名字。以供千百世之憑弔。是物也。視之無睹。聽之無聞。而爲人類競存之主體。今之講國家學者。蓋目之爲主權云。人之初生。保抱攜持。胥賴長老。欲言而口不爲之用。欲行而足不爲之用。飢寒欲惡。無一得自行其意志。僅以

呱呱啼泣。畧表其拂逆難名之隱。故幼稚時之主權。非自棄也。力不足也。故欲有主權。不可不先有健全之體格。何物爲吾人所有。他人不得攫奪之。何事當吾人自理。他族不得參雜之。此盡人所能喻也。顧有時事或涉於疑似。人或誘以利益。中無所主。智有所昏。敵我者更益以狡黠之手段。鬼蜮之伎倆。雖前事之師昭然若揭。而情有所瞀。亦熟視無覩焉。此由更事太少。而眞宰猶多蒙蔽也。故欲有主權。又不可不先有正當之智識。力裕矣。智充矣。苟方寸之審處未明。義利之戰爭未決。身歷一境。明知其爲吾儕應有之範圍。斷不容在局外者。橫起相擾。自揣吾力。儻來無理之爭執。又實有相當對付。以爲吾儕主權之後盾。是固宜堅其力。擴其智。

保存而弗失之也。假令舍而去之。冀以獲無窮之利便。優異之酬報。或以洩其平日夙憤。施報復於同儕。悍然不顧。頓易初志。貨幣爲重。道德爲輕。意氣是用。眞理無聞。事業之由此失敗者。何可勝數。故欲有主權。尤不可不先有優美之道德。吾人處優勝劣敗之世界。吾國適共和開幕之初葉。誠欲正本清源。以爲鍼薰。則藉以鞏固吾人固有之主權。恢復吾人固有之權利者。將於是乎始。而欲蘄至此境域。必視其體格智識道德之如何。如其故步自封。或且甘心退讓。則他人之虎視欲逐者。方將割裂我之主權。而寄附於其強權之下。行見人不人。國不國。牛馬奴隸。去吾其不可以寸矣。遑言追踪歐美耶。雖然。以吾國今日而遽言主權。吾蓋懷懷焉。

## 不勝危懼也。

此爲論說文。先說人與國有一重要之物。耐人思索。次說重要之物。卽爲主權。因以點出主權二字。再次說幼稚之時。未有主權。以見欲有主權。非有健全體格不可。再次說蒙蔽之人。主權減損。以見欲有主權。非有正當智識不可。再次言智力旣裕。更當以堅持之力。保存主權。再次言不能堅持之弊。以見欲有主權。貴乎道德。再次言今日吾國改建共和。正有保固主權之望。再次言不能如上文所云。則主權將失。末以慨歎作結。反覆申明。正言以勉。危言以悚。頗見警切。

(音注)國家學學術之名英國百倫知理嘗著是書專論國家之性質及權限鬼蜮蜮獸名能於水中之惡喻陰惡之人也鍼灸即艾以針炙治病也以喻救治之意

(文法舉例)焉字除代何字外。有用以代於是於此等字者。如左傳虢

叔死焉。言虢叔死於是焉。史記屈原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言三致意於是焉。孟子晉國莫強焉。言莫強於此焉。左傳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言無人門於此閨於此焉。此文首句有物焉之焉字。亦不當作助詞。亦而當作代詞。言有物於此也。

### 國債

泰西諸國莫不有國債。債之巨者。以本額計。至一萬二千兆圓。以利息計。至歲出五六百兆圓。以全國歲入計。乃至盡五六十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猶不足以償。以全國戶口計。乃至每人負債六百餘圓。可謂夥矣。蓋彼皆預計一歲出入之款。量出爲入。無所蓄積。國家一旦有大兵革。大政事。乃大開議院。議加征重賦。重賦加征。

之不足。於是議借債款。考其故。大概有二。一則內憂外患紛爭疊起。當全國人民安危之所繫。則議借債。此則暫紓目前之急。不得已而爲之也。一則汽車鐵路治河墾田。經始大利。必集鉅款。爲全國人民公益之所關。則議借債。此則預計後來之利。有所爲而爲之也。立憲政體。君臣上下。休戚相關。富家巨室。知國家借債。所以衛我室家。謀我田廬。於是同袍同澤。并力合作之氣。一唱百和。未嘗不輦金輸粟。爭先而恐後。故其稱貸也不難。逮夫事既平定。出貲者歲給餘息。尙有微利。與自營生計無異。則其徵債也。亦不迫。旣爲諸國習見之事。又非計日促償之款。第分其歲入之一二。以爲子金。則其供息也。亦不甚累。是故內國之債。雖高如山阜。浩如。

淵海西人視之若尋常不爲怪也。若夫外國之債則泰西之談經濟者皆比之蟲賊動色相戒。即時會方殷後益極大猶不敢不周詳審重必迨計窮策盡而後舉事。蓋內國之債雖有利有害。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其利害繫於一國外國之債則利在一時而害貽於他日。且利在鄰國而害中於本邦而或者乃謂弱小之國利於借債負債愈重則所借之大國慮其損失必加保護而國可賴以不亡。嗟夫有國家者設想及此是所謂自暴自棄者也。尚足與言哉。尚足與言哉。

此爲論說文先說泰西國債之巨次說國債由議院主持再次說借國債之原因大別爲不得已有所爲兩途。再次說泰西集債之所以易。再次論

國債既借。無甚弊害。並說明爲內國國債。次論外國國債。非萬不得已。必不可借。並以內國國債。比較其害。末以近人議論作結。而力闢其謬。即含有外國國債。萬不可借意。全篇參用敘事兼論斷論辨之法。

(音注) 同袍同澤袍外衣澤裏衣見詩經秦風無衣篇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言同心以禦敵也

(文法舉例) 凡故字必根上文而來。爲承上接下之連詞。如此文故其稱貸也不難。承上文之意而申言其稱貸之不難也。至是故二字。一若指明前事。而以爲下文之故者。然亦從上文而來。從無突然而起者。大學中庸禮記易經。雖多是故二字。皆不出乎此例。

## 埃及

埃及自蘇彝士河開通之後。始借債於外國。其時正值歐洲諸國物產過度。金價停滯。而資本家懷金無所用之時也。乃恃己國之

強利埃及之弱。以重利行借貸之術。民國紀元前五十年。借三千七百萬元。越二年。又借五千七百餘萬元。皆有所謂經手周旋費者。埃及政府所得實額僅十之七耳。驟進多金。外觀忽增繁盛。心醉外債之利。復大事稱貸。土耳其者。埃及之上國也。雖慮其有後患。然無從禁之。卒至埃及政府借外債至十萬萬六千四百餘萬元。曾幾何時。而埃及財政掃地不可收拾。債主逼迫。國帑全空。英國領事遂迫使埃及延聘英人爲顧問。募民債。加租稅。絲毫無所補。遂迫使埃及立財政局。以英法兩國人爲局長。卒以蕞爾之邦。延用外人至一千二百餘人。給外俸至三百八十餘萬元。已而羅掘俱空。乃復裁減兵士之餉。使軍隊無力。增加貴族之稅。使豪強盡鋤。

清查通國之田畝。使耰鋤之農民。騷動不寧。又欺小民之無識。利誘威迫使全國之土地。大半歸歐人之管業。民無所得食。鬻家畜以餬口。餓莩載道。囹圄充闐。而埃及王卒乃被廢。遂以私意擁立新王。埃及國民於是忍無可忍。望無可望。不得不羣起而與之爲難。英人以數萬雄師壓境上。挾埃及王以伐埃及。石卵不敵。義旗遂靡。而埃及之生機絕矣。

此爲敘事文。先敍埃及之因貧借債。不顧後患。次敍埃及之屢次受欺。絕不覺悟。再次敍埃及債額既巨。財政支絀。再次敍埃及財政爲外人監督。再次敍大權旁落。而國愈貧。民愈困。再次敍民不能忍。興師排外。末敍外人代平兵亂。國不復振。全篇於敍事之中。有按斷語。略參夾敍夾議之法。

(音注) 埃及國名在非洲東北地中海南岸其開國最早約在紀元前三千七百年間後滅於波斯屬於土耳其屬於法屢有變遷

至一八零一年又屬土一八年叛土自立而後又稱藩

(文法舉例) 曾幾何時之曾字。說文云。曾。詞之舒也。蓋猶豫之詞。亦爲擬議不定之狀詞。其神情近於乃字。但非連詞而爲狀詞。

### 波蘭

波蘭歐洲之雄國也。當十七世紀初葉。內政不修。公私塗炭。官失其職。民亂蜂起。俄駐波公使大出金帛。結納波人。波廷諸臣。舉有倚俄之心。百姓之欲爲俄民者。亦且過半。會波王卒。俄人以兵臨之。強立其所愛。要求波人許俄人干預政權。於貴族議院之前。築一礮臺。使數兵卒爇火立礮側。迫全院議員畫諾。自是俄公使握

波蘭政權者數十年。迨國民同盟軍起。俄兵乘勢入波。大肆殘虐。當是時。波廷君臣孱弱庸惰。惟俄所命。然民心尙多固結。俄復賄結其豪。使相攜貳。波廷又懲於兵亂。凡士民聚會講討政學。皆禁之。民氣益不振。俄及奧分其地過半。土耳其不能平。特倡義師。遏強扶弱。旋復見敗於俄。歐洲諸國咸惴惴自保。不復有過問波事者。已而普俄復私議。又分其餘地。迫波王遜位。波蘭遂亡。及俄王亞力山大立。許波民闢議院。然不少假以權。又禁其報館。不許發行。波民之隸軍籍者。亦悉命退伍。迨拿破崙起於法。許波人自立。未幾。拿破崙敗。事竟不果。波民屢思再造。舉義興師。卒爲俄擢陷。而廓清之。且直隸於聖彼得堡。以遏亂萌。波蘭遂再亡。時一千七

百七十二年也。波蘭之再亡於俄也。俄人窮治倡義之黨。凡迹涉  
疑似者。皆逮赴西伯利亞勒入兵籍。或令務墾闢。在逮者類皆權  
爵紳富。檻車纍纍屬於道。又諭波人自七歲以上。凡窮困及無父  
母者。悉隸赴邊地。以長車囚繫之。無異羊豕。展輪之際。送者號哭  
攀援。欲少留。軍士奮鞭擊之。踏地上。或入身車下。甘爲輪蹄蹂躪  
死。血肉狼籍。塞衢隘軌。旣就道。僅食以粗饅。有病卽棄置之。又禁  
波蘭士民。不得作波語。悉從俄人方言。凡在學校。咸習俄文。若有  
用波蘭語者。輒邏捕之。置之死。嗚呼。國之不競。受人縛輓。荼毒之  
苦。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此敍事文也。先敍波有內亂而俄乘之。次敍俄之握波政權。異常强硬。再

次敍波之恢復無效。再次敍波地爲強國所分。再次敍既被分。事事受俄限制。次敍鄰國之助。志士之奮。皆歸無效。以下敍國亡後之慘狀。分兩次敍。一敍有形之慘。一敍無形之慘。末以慨作結。借債而失主權。其害若此。讀此文而不動於心者。眞頑石之不若也。

(音注)歐洲雄國波蘭在歐洲波羅的海黑海之間。有二十八萬四千餘方里。一千五百萬人口。除俄以外。以波爲大內。當時行貴族政治。民情而貧。波王政又沈湎於酒。黨派分歧。不能統一。公使人列寧也。常以手段籠絡波立所愛。千七百六十二年。奧古士都第三崩。國中議立君。未有同意。有乞援於俄。以張黨勢者。請於俄立士達尼。拉爲王。俄女王加他鄰。所寵愛。援於俄。以張黨勢者。請於俄立士達尼。拉爲王。俄女王加他鄰。之人也。畫諾波條約。新王既立。謂俄以全權界列寧使。對實行監督。與波人訂。不與交際。一切舉動。不得違。謂不論元老議列寧使。對實行監督。與波人訂。其財或科罰。或死刑。議院不敢列。幸達尼。拉爲王。俄女王加他鄰。關係志士沙爾底。之後事敗。爲俄拘繫者。辛一千二百人。魯斯土。土耳其。故助同盟軍法。亦助美利堅。獨立英。與之戰。不爭。故無能助。顧問分地。條約俄國分割。

二千英里奧領七千五百英里普領  
九百英里以其餘爲哇沙公國  
俄君立於千八百一年因  
設議院復拿破侖時與俄尋仇故  
興師橫秘密結合以圖恢復與俄宣戰而  
俄之大兵至矣事在聖彼得堡在卜勒梯海口昔俄王彼得因莫斯科舊  
八二十三年開始在歐洲全局在目中也築造之初忽遭水暴  
五閱月始成因以己名名之稱曰聖者後人尊之也倡義之黨即愛國黨員恐其  
後圖恢復故窮治之事西伯利亞涼爲俄人遺罪人之處禁波語之意  
千八百二十四年俄人悉用俄文  
以爲波人之屢思革命者皆不忘故所以消滅因其愛國心而弭後來之患  
百也事在千八  
三十二年

## 實業之關係

吾人之所以生活家國之所以成立世界之所以日進於文化實業其要圖哉一夫不耕或授之飢一婦不織或與之寒則是一夫一婦之勤惰其於箇人生計已有直接之損失況更由少數人而

漸至多數人生之者寡用之者衆求過於供紛爭日亟極其弊勢不至人自相食不止此實業之關係於人生者一也無財不足以立國有財而不能闢生財之源則仍不足以立國實業者卽以闢生財之源者也誠使入其境人非游蕩田不荒蕪山林礦產無棄置工廠藝術無停廢如此則其國必興英德以工商稱霸全球是也如其國貨不競外力侵入漏卮日甚精華漸竭司農多仰屋之嗟閭閻鮮蓋藏之備如此則其國必亡印度之亡於英公司是也此實業之關係於國家興滅者又其一也且也出版術進則文化之傳播自速製造業工則造化之功能可奪交通運輸之法備則千里之程瞬息可達墾殖採採之事精則地利日興人無怨曠而

所謂黃金世界。可以旦暮期之。由此觀之。實業之關係。不益重歟。  
吾人知實業之可貴。卽當謀振興實業之途。以團體論。則興建工  
廠。組織公司。以箇人論。則研究實學。擇業治生。而於高瞻遠矚。以  
誤耗其精神腦力者。概置弗爲。則吾國實業之前途。庶有豸乎。

此爲論說文。先論實業之重要。約有三端。次由箇人說到人人。申明實業  
之關係於人生。再次說財用爲立國之本。並舉已興之國、已亡之國爲證。  
據申明實業之關係於國家。再次說世界進化。無非實業。申明實業之關  
於文化。末論振興實業之方法。又分團體箇人兩種。全篇議論翔實。格局  
整飭。無一筆落空。

## 圓法

金品之幣善矣。金品之中。尤以金銀爲勝。物少值重。輸運便利。一

也。銅鐵易生鏽。金銀之性不易改變。二也。所產不多。無暴漲暴落之弊。三也。今世各國或金銀並用。或銀銅並用。無用鐵者矣。古者用金爲幣。無圓法也。然以銀塊交易。不便甚衆。出入必衡。雜僞難驗。防姦疑欺。廢時失事。於是圓法起矣。圓法修明之國。於一錢之入市。重幾何精幾分。皆爲明白著文。範而鎔之。是曰制幣。邊紋極緻。以防雜僞。國幣齊一。價以枚稱。衡驗之煩。舉無事焉。各國圓法常於金品之中。專擇其一。以爲餘品之程。名曰本位法錢。本位法錢立。餘品之幣之貴賤重輕。皆權本位而用之。歐美本位先皆用銀。近數十年始改用金。我國在昔銀皆用塊。銅方鑄錢。近年雖鑄銀圓。然大銀圓一枚。值小銀圓若干。值銅圓若干。值錢若干。皆無

定制不能謂爲銀本位也。尤可異者。通商以來。墨西哥銀圓輸入。通用無阻。自鑄之銀元。反有折扣之累。湖北江南所製。尙能通行。外則此省所鑄。且不能用之鄰省。抑亦奇矣。

此爲論說文。先言金之可以爲幣。次言圜法之所由起。及圜法之功用。再次言各國定本位法錢。以爲圜法。末言我國圜法之壞。亟應釐訂。自在言外。全篇於論說中兼詳中外圜法之異同。畧參敍事之法。

(音注) 圜法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以爲貨幣好圓肉方以劑輕重而通有無至周初太公乃立圜法以爲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文管仲復修明之圜法以興

## 紙幣

易事通功之始。貨以易貨而已。降而後有易中。易中由粗而精。於

是乎有三品之圓法。然治化日進。懋遷日廣。易中爲物。欲專用三品之泉幣。而有不能之勢。多則滯重。難以轉輸。一也。秤量計數。煩瑣啟姦。二也。藏置不周。動輒誨盜。三也。凡此皆三品泉幣之所短。也是以市場略廣。質劑自生。乃置三品之金。而代之以紙幣。其爲物也。造之易而齎之輕。商賈囊橐。閭閻蓋藏。無所往而不便也。然紙幣可以代金銀。而不可指爲金銀者。也有金銀銅三幣。使紙幣相輔而行。則便於民。無金銀銅三幣。憑虛而造。漫無限制。則立見其害矣。蓋紙幣濫發。民之得是幣者。將覺其過多而無用。轉之國中。則不容輸之。四方又不可。則惟有反之銀行。以易金銀。銀行既未預備現款。不足以應支付。鈔業敗而商賈騷然。國家亦受其

病矣。金元明之行鈔。不過百年。及其弊也。鈔百貫。值錢一文耳。法美二國初行紙幣之時。增造無藝。浮數過鉅。爲時不久。值千萬之紙幣。乃至不能謀一醉胥。因濫造之故也。

此爲論說文。先言世界大通。泉幣未盡適用。次言當用紙幣之故。再次言善用紙幣則利。不善用則弊。末以中外之不善用紙幣者作證。議論極爲痛切。

### 貿易

生人之初。不知所謂貿易也。漁獵時代之民。有善爲弓矢網罟者。以其弓矢網罟。易人之禽獸魚介。方之自獵自漁。所得爲多。則彼將終於弓矢網罟之業。而與人交易。以給其生。厥後知牧畜矣。知

樹藝矣。或有牛羊而無米麥。有米麥而無牛羊。則必各出所餘以相易。然直接交易雖可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而一日所需米。必求之農夫鹽。必購諸海濱。且也孰羨孰不足。亦非已所能具知。卽僕僕道途。以求相與易者。尙不可。必得也。勞力費時。不便莫甚焉。勢之所趨。不能不有。商業以爲供求之媒介。文明愈進步。商業愈發達。補助商業之機關。亦愈備。銀行以流通金銀。保險以補償意外。行機以存儲貨物。汽車汽船以資轉運。電報電話以通消息。今更有無綫電報之發明。商人雖在太平洋之舟中。不難操奇計。贏於倫敦紐約各市場中也。

此爲論說文。先言古無貿易。次言貿易。次言貿易漸興。再次言必須貿易。

之理由。未言今日貿易發達之狀況。由古代貿易說至近世。極有層次。

## 專利

田地房屋之爲產業。稍文明之國。皆知之矣。至於博學家所著之書。所創之新理法。良工之絕技。商家之商標。亦得爲產業者。蓋其人。亦必勞心力。費資本。而後得之。與置田地房屋無以異。若不許專利。任人倣效。則前此所耗之心力資本。皆將枉費。智士心灰。而新法絕矣。是阻社會之進步也。西國於撰著新書。創造品物。及物之形式彩色。又商家之商標。由所司登錄。許其專利。十年或數十年。不等。有假冒者。禁錮罰鍰。以律科斷。可爲文明之極軌矣。百餘年來。才士競奮學術。工藝日新月異。非專利之法。不至此。中國之

人最善假冒。翻印倣效之事。國家雖有定律。以禁止之。而姦民冒利違法者。踵相接也。嗚呼。欲社會之進步。其可得乎。

此爲論說文。全篇分三段。首段由淺一層起。然後折入專利用。翻筆以明專利之不可緩。第二段用引證以明專利之有益於社會進步。末段言我國不知專利之法。致無進步之可言。與第一段相應。

(文法舉例) 其字本爲代名詞。然含有擬議不定之意者。則屬於狀詞類。中庸云。舜其大孝也。與。又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論語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又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左傳云。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又云。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右所列各其字。皆未定之詞。應作狀詞用。此文末句。其可得乎。亦同一例。

托辣斯者。併數公司或數十公司之股分而成委全權於一人。或數十人之手。而但以所贏分配於各股東也。以政治上現象譬之。則猶自各國並立而進於合衆聯邦也。自地方分治而進爲中央集權也。民國紀元前十八年。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蘭。倡石油。托辣斯。利益。昭彰。聳動一世之耳目。自茲以往。舉國實業家羣起。而則效之。及於近年。而美之全國資本。其在各托辣斯之支配下者。殆十而八矣。夫美國。今世界第一資本國也。美國資本。殆占世界。全部資本之半。然則現世界資本之小半。數全歸於數十百人之手矣。托辣斯之初起也。美政府務爲擢抑。欲事掃除。發布律令。以期禁止。然卒不可禁。而發達且日盛。至十九世紀。舉國輿論。幡然。

一變。知其所以發生。由天演理勢相迫使然。於是禁遏之政策。一變而爲補救之政策焉。托辣斯之利。可以利用最新最敏最大之機械。資本。勞力少而產物多。況資本既合併。則需用原料多。需用多。則其購之也較廉。製出之物亦隨之而廉。又能利用廢物。造出種種副產物。使無棄材。無同業之競爭。可以免物價之起落。無定資本家。無時常倒閉之患。勞力者亦不致因牽涉而失業。工場徧於全國。運費又可以節省。然亦非盡無流弊也。全權委諸一二之人。之手。苟不得其人。則全局失敗。規模太大。統一之監督。之大非易事。他若資本估價多報浮數。一有失敗。則其托辣斯之股票不免。攬亂市場。無怪十數年來。研究爭辯。囂囂然不止也。

此爲論說文。先論托辣斯之性質。視公司尤進。次論托辣斯之盛行當推美國。再次論托辣斯之權力。以美國資本之富。相形出之。再次論托辣斯之歷史。再次論托辣斯之利益。末論托辣斯之弊端。並迴應中間。所以禁之。之故。神不外散。

### 洛克菲蘭

洛克菲蘭。今世所稱石油大王者也。產於紐約。父農業貧乏殊甚。洛氏幼時僅得入小學校。稍長。傭於人。暇即修學。未幾。父死。變賣什器以充喪費。既葬。奉母挈弟。轉徙市廬間。傭力自給。請於主人。每星期得以六時就學。洛氏天資明睿。所學輒冠其曹。後任某汽船公司書記。嘗謂人曰。母老家貧。不能供甘旨。弟且長。須入校度。

已。力。勢。難。兼。顧。寧。已。舍。學。以。受。學。之。資。資。吾。弟。時。美。洲。之。石。油。礦。雖。經。發。見。顧。澄。清。提。煉。未。精。色。濁。而。腥。穢。光。紫。黃。不。宜。於。目。近。之。久。輒。令。人。頭。痛。目。眩。洛。氏。思。所。以。祛。其。害。會。主。礦。者。多。折。閱。咸。欲。早。脫。棄。洛。氏。謀。悉。購。之。顧。須。五。十。萬。元。已。所。蓄。不。過。萬。元。耳。然。灼。見。斯。羹。必。發。達。往。商。於。某。銀。行。主。者。宿。重。其。人。慨。然。如。所。需。貸。之。是。時。洛。氏。年。僅。二。五。也。洛。氏。既。得。礦。遂。率。其。弟。近。礦。居。日。夕。考。求。以。事。提。煉。所。出。之。油。澄。清。如。水。人。爭。購。之。後。設。支。肆。於。各。都。市。陸。則。布。鐵。管。以。槽。油。於。各。處。水。則。設。船。舶。事。轉。輸。運。費。既。輕。溢。利。愈。夥。更。力。擴。銷。場。於。歐。亞。諸。國。所。業。遂。爲。世。界。第。一。後。又。聯。合。斯。業。而。爲。石。油。托。辣。斯。其。財。產。達。數。萬。萬。元。洛。氏。爲。人。機。敏。幹。練。勤。

儉可欽。冬夜之費。美人之至儉者。率須三十元。而洛氏爲書記時。  
僅費二元五角。旣富之後。所食不過牛乳麵包。無他珍味。於慈善  
事業。則資助不少。客而尤注意於勞工。設禮拜學校。使勞力者。於  
休息之餘時。得事補習。歲費百萬云。

此傳記文也。首敍洛氏幼時之苦。況次敍洛購石油鑛之由來。是時洛氏  
年僅二十有五。句爲上文時字之注脚。再次敍洛氏經管石油鑛之歷史。  
末總敍洛氏之慈性及儉德。句法明晰。層次不亂。敍事文之直敍者也。

(音注) 洛克菲蘭美國紐約人事蹟詳本課。石油亦名煤油。其成因有三說。一無生  
成。一植物說。謂係海生及陸生植物或煤分解而成。動物說。謂係太古  
之動物埋沒地水受熱與壓力之作用。脂肪質分解之後。其揮發遂滌溜  
而成煤油。三說之中。動物說最占優勢。亦有謂動植物共爲原因者。

## 南洋諸島致富強說

薛福成

南洋諸大島。星列棋置。有千餘年前。卽入貢中國。自齒外藩迄今。轉式微者。亦有亘古荒穢。廣漠無垠。人迹不到者。自西人相繼東來。占踞諸島。僅閱一二百年。而有蒸蒸日上之勢。將謂恃西人之經理乎。則離本國數萬里。究竟來者不甚多也。謂藉土人之奮興。乎則狉榛之俗。風氣未大開。智慧未盡牖也。其所以漸樹富強之基者。不外招致華民爲之質幹而已。自來謀國強。由於富。富生於庶。句踐所以有生聚敎訓之策。然謀庶富而欲自生之。自敎之。已覺其迂矣。今彼乘中國人滿而鳩我閒民。闢彼曠土。數十萬人。無難驟集也。不待生也。中國之人。秀者良者。精敏者勤苦。耐勞者無

不。有。之。稍。以。西。法。部。勒。而。成。效。自。著。非。若。土。人。之。冥。頑。難。教。也。西。  
人。用。此。術。者。英。人。最。精。自。香。港。新。嘉。坡。以。及。北。般。島。澳。大。利。亞。皆。  
驟。變。荒。島。爲。巨。埠。荷。蘭。西。班。牙。亦。知。華。民。之。可。用。始。則。勉。招。之。繼。  
則。虐。待。之。甚。有。羈。禁。之。使。爲。奴。誘。脅。之。使。入。籍。者。其。功。效。乃。終。遜。  
英。遠。甚。英。根。據。三。島。耳。能。遠。立。國。旗。於。南。洋。者。莫。非。華。人。力。也。然。  
則。華。民。可。愧。也。亦。可。興。也。

此論說文也。先說南洋諸島由貧瘠而富強。次推致富强之原。皆由華人。  
再次說西人能用中國之人。爲其致富强之原因。再次說南洋諸島。其富  
强以英爲首。實皆華人之力。末以勉勵華人作結。全篇於論說中夾敍事  
實。乃用夾敍夾議之法。

(音注) 齒猶列 言衰也。式微微也。狉榛禽獸草木叢生 文明未啟之狀。鳩聚。

(文法舉例) 將謂恃西人之經理乎七句。將謂及謂字。均爲連詞中斟酌擬議之詞。有自爲問答神氣。

歐洲諸國導民生財說 薛福成

西洋富而中國貧。以中國患人滿也。然綜歐洲諸國通計。每一方里居九十四人。中國每一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歐洲人數實倍於中國。而其地之膏腴又多不逮。以遜於中國之地養倍於中國之人。非但不如我之民窮財盡。而英法諸國多以饒富稱。何也。爲能濬其生財之源也。蓋西人於藝植之法。畜牧之方。農田水利之益。講求至精。厥產已頗勝於膏腴之地。其人多研礦學。審礦苗。興礦。

利。金銀銅鐵錫鉛煤之屬。日出不窮。不但孳之地上。又鑿之下。矣。工藝之興。新奇日著。又能切於民生日用。質良價廉。爲遐邇所必需。不但不遺地力。又善用人力矣。商務爲上下所注意。風氣既開。經營盡善。以歐洲之人。用歐洲之地。而其導民生財之道。殆不啻有三四歐洲也。且其人又善尋新地。天涯海角。無阻不通。無荒不墾。英人且以一東方公司。遂亡印度。蓋商所至。卽兵亦至。商生財。兵且生財矣。噫。彼以此法治民。雖人滿何嘗不富也。而况其能。使不滿也。若中國之礦務。商務。工務。無一振興。坐視民之困窮。而不爲之所。雖人不滿。奚能不貧也。而況乎日形其滿也。

此爲論說文。先以中國作比較。說歐洲之富。次說歐洲之導民生財。凡分

五項。一農牧。二礦產。三工業。四商務。五殖民。再次承上說歐洲所以不患人滿。末說中國之貧。恰與起處相應。全篇先說成效。然後剖明理由。爲逆入。以取文勢之法。

(文法舉例) 惡字爲連詞中之較量詞。況字上有加以而字者。如孟子而況不爲管仲者乎是也。況字下有加以乎字者。如孟子況乎以不賢人之招賢人乎是也。此文末句而況乎三字連用。亦爲一例。

### 歐洲諸國爲民理財說

薛福成

英吉利三島及法德等國各不過中國兩行省地耳。然其歲出歲入之款大都在白金四五萬萬兩以外。不啻六七倍於中國。蓋其取諸民也。不知幾何倍矣。民家畜一狗馬有稅。置一器具有稅。佩

一環鉗有稅。田產房屋。更無論焉。於商則既稅之於貨物。又稅之於市廛。又稅之於契票。而舟車之過關津者。更無論焉。關稅或值百取四十。取六十。甚有值百取百。取二百者。橫斂若此。民不堪矣。而不甚以爲病者。何也。以其取之於民。而仍用之於民也。按年出入有豫計。出款以水陸兵費爲最鉅。實皆自養本國之民。他如養老濟貧之費。貧民子弟入學堂之費。歲支不下一二千萬。水陸兵丁贍老卹傷之費。文武官致仕後半俸之費。歲支亦不下一二千萬。用意可謂至厚。其或造一礮臺。製一鐵甲船。動費巨金。而金工木工石工。開礦之工。鎔鍊之工。無不獲利矣。築一鐵路。通一電綫。動費巨金。而巧者樸者富者。貧者學通格致者。無不仰食矣。且取

諸平民者較富民爲輕所以養護貧民者則甚備平時謀國精神專在藏富於商其愛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獎牌專利補助保護其綱繆商政無微不至宜其厚輸而無怨也然則輸不厚而怨者可知也

此亦論說文先論英法德諸國取民之重次折入用財一層說其所用之財仍爲民所得以見取之雖重而亦無礙卽爲爲民理財之正文再次說爲民理財之要旨在於藏富於商末句使不能理財者自思卽暗爲中國下鍼砭全篇亦用逆入以取勢之法

(文法舉例) 又字爲連詞中歷敍之詞連用數又字固屬不妨而要在句法之善變。

擁二萬萬方里膏腴之土。有四萬萬聰穎之民。而國人相處。不啻秦越。語言乖隔。商貨壅滯。文化既少。推行之機。軍事又鮮。指臂之效。此無他。皆交通不便爲之也。吾國沿海各省。航路四達。鐵軌漸備。人文商業。漸臻發達。至於邊遠各地。如甘陝雲貴等山林森茂。礦產富饒。居人勤慎成性。猶存古風。徒以道阻且長。舉凡宗國要聞。世界消息。非數十日莫由傳播。且服賈牽牛。足迹不出百數千里。故雖同在一國。而情意隔閼。有如異域。不有以連合而溝通之。則國本之奠定。蓋未易易也。居山者多樸質。而近於鄙塞。居水者多慧敏。或流於浮蕩。質勝文勝。積弊既久。進化難期。惟彼此交通。庶能互採所長。而各救其弊。且也山林之木石。惟交通可以供平。

原。建。築。之。需。江。海。之。魚。鹽。惟。交。通。可。以。濟。泉。石。甘。旨。之。不。足。推。之。  
政。府。之。徵。集。議。員。徵。調。兵。隊。其。遲。速。亦。皆。視。交。通。機。關。之。備。否。而。  
大。政。之。推。行。疆。場。之。決。勝。又。胥。繫。於。是。大。矣。哉。交。通。之。爲。用。也。

此文爲論說文。先言種種阻礙。由於交通不便。次言全國之交通。惟沿海各省爲備。再次言邊遠各省。交通不便。將牽及全國。再次言風俗物產。惟交通可以互相調劑。再次言政事軍旅。皆有關於交通。末句以贊美交通之用作結。全篇先論不交通之害。而後申明交通之利益及其重要。是爲先反後正之法。

(文法舉例)形容詞有兩字同義者。如此文膏腴、聰穎、壅滯、發達、森茂、富饒、樸質、鄙塞、慧敏、浮蕩等字是也。有兩字異義者。如此文勤慎二字是也。有兩字對待者。如此文遲速二字是也。

## 鐵路之關係

今日世界。一交通之世界也。交通得其道。則國強。交通不得其道。則國弱。而交通機關。在今日。稱完備者。莫如鐵路。故東西各國。莫不以鐵路為交通命脈。而其關係尤鉅者。一曰政略鐵路。一曰營利鐵路。政略鐵路者。為國家生存之所寄。無論工程若何艱鉅。資本若何支絀。必勉力興築。不因困難中止。良以立國於大陸之上。非武裝無以解決和平。如有鐵路。則雖邊陲告警。軍情萬變。而立時徵調。因應咸宜。至於輸運餉械之便利。猶其餘事也。歐美兵家。以鐵路發明。置諸火藥發明之上。或稱為兵器之大王。其重要有如此者。至於營利鐵路。則實業界所藉以開財之源者也。自來商

務之盛衰。視乎地方之物產。苟無以轉移之。是棄貨於地。猶之一無所產也。自有鐵路。則以我所有易我所無。工無廢事。國無廢材。操奇計贏可立而待矣。若夫旅行迅速。不至虛擲光陰。貨稅繁多。國用於以挹注。凡所以俾益政體。改良社會者。更難悉數。而其爲交通之命脈。則一也。

此爲論說文。先論世界交通。鐵路爲亟。次說鐵路之種類。有政略營利兩種。再次申說政略鐵路之重要。再次申說營利鐵路之利益。末總說鐵路之功用。而關係不言自明。

(晉注) 交通世界。今日五洲萬國互相往來。萬里之遙。視爲堂闈。斷莫如鐵路。帆船之不足爲交通機關。固不待言。輪船似矣。而祇用之於江海陸地。居多者爲大多數。且山嶺之阻隔。惟鐵路。政略鐵路。爲國家政策之大致。建築於京所。

中師及要地使兵事可以互相策應者。營利鐵路建築然或有鑛產商貨之  
往來非藉是不能敏速則亦必造鐵路。其在中國者則萍醴鐵路其著者也。  
計○年英人司替芬孫始造成一汽車。鐵路發明在十七世下半紀然皆  
計程百里於是踵而效之者日多。

## 世界之航路

擴長航路之要素有二。一曰固海權。一曰利交通。曷言乎固海權也。曰不觀夫昔日之大西洋乎。船舶之數多不過數十艘。大不過數百噸。每時行不過數海浬。而航歐美之間。費時且二十餘日。今也船舶大者逾三萬噸。行速逾二十浬。而航歐美之間。時僅數日而已。相去不百年。而發達之速。一至於此。宜乎歐美國力日伸。而操二十世紀之海權也。曷言乎利交通也。曰此不待煩言可決也。

大西洋介於歐美之間。自哥倫布西航覓地，白人足跡遂遍於南北美洲，相與殖田園而長子孫焉。自蘇伊士運河開通，歐亞諸邦其物貨之出入，行旅之往來，日見繁盛，蓋航路之展延貫東西，若一途矣。且印度洋沿岸港灣多爲英法諸邦領土，試由孟買而西航，則入紅海與地中海，或更達非洲東岸諸港；東航則經哥倫埠、新嘉坡以達東亞沿岸，南航則出入於澳洲間，故歐非澳三洲間之交通亦已成衢路矣。若夫太平洋雖遙於大西洋而巴拿馬運河將次告成，凡歐之西岸、美之東岸行旅商貨亦將爭出於其途，其關係不綦重乎？

此爲論說文。先說航路之作用，在海權交通二端。次申說固海權之故，以

昔之歐美航行不便。形容現今航海之易。而決定海權之所以固。再次伸說利交通之故。先言大西洋與美洲及歐亞之交通。次言印度洋與歐非澳三洲之交通。終言東西兩半球之交通。凡分三層寫。即由此作收。全篇先提大綱。分作兩大柱。以下即分兩大段承寫。是爲分柱作法。

### 環遊世界

地球形圓。故利用舟車之便。得以周遊無阻焉。上海某君。卒業於北京大學。遊歷各國。期年而歸。市小學校開歡迎會。請某君蒞止。演說其所見聞。某君曰。余於去年八月。自北京起程。趁京奉汽車。經天津。出山海關。至奉天。附南滿汽車。北行。路權屬日本。管理者皆日人也。長春以北。是謂東清綫。路權屬俄羅斯。管理者又皆俄

人矣。越二日，遂至哈爾濱，爲我國東北巨埠。然主權不完，明日，趁西伯利亞汽車西行，路長二萬里，凡行十二日，抵俄都聖彼得堡。由聖彼得堡西南行，二日至柏林，學校林立，廠肆櫛比，世界最文明之都會也。更乘汽車西抵巴黎，街市美麗，風景宜人，世界最繁華之都會也。由是而西北，越巴黎海峽，至英京倫敦，爲全世界商業之中心，較之上海，殆勝十倍。余在歐洲半年，足跡所至，北及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荷京海牙，設有萬國平和會，南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地利、葡萄牙，爲革命新國，意京羅馬，爲世界美術中心，故流連稍久，尚有希臘、土耳其，皆爲東歐望國，以行色匆匆，惜未一遊也。由倫敦至上海，其途有二：一由地中海、紅海渡。

印度洋卽至上海一渡大西洋橫斷美洲更渡太平洋而至上海也。余欲觀美日之文明故決計西行。大西洋中風濤險惡多暈船者航行八日抵紐約爲世界第一商埠其南華盛頓美國都城也。議院規模宏壯總統府遠不及之民主精神於此可見由紐約乘汽車歷五日至舊金山爲美國西境大埠華僑約二十餘萬由此渡太平洋而歸至日本橫濱舍舟而陸遍遊東西兩京至大坂工業甚盛更至神戶長崎皆彼國大商埠乃更登舟二日而至上海。余此次未至之地在亞則有吾國僑民最多之南洋諸島日本併吞之朝鮮法屬之安南英屬印度緬甸在美則有南美中美諸共和國及墨西哥坎拿大而澳非兩洲皆未前往誠遺憾也。余更有

感者歐美文明遠勝於我。溯其原因。則教育發達。物質進步爲之也。其尤擅長者。英之商業。海軍。美之農工。意之美術。皆卓卓在人耳目。德國更集大成。教育學術。陸軍製造。莫不駕各國而上之。日本爲東方先進國。其文化亦足稱也。

此記言文而兼遊記體裁者也。先敍地圖。故舟車得周遊無阻。次敍某君卒業後遊歷各國。歸而演說述其行踪。再次敍由京乘汽車取道京奉。南滿東清西伯利亞諸路。抵俄京聖彼得堡。再次敍由聖彼得堡至柏林。至巴黎。由巴黎渡海峽而至倫敦。又帶敍遊歷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地利諸國。並兼及未及遊歷之希臘。土耳其等國。此以總括之筆作歸納法。中間敍次錯落。頓挫生姿。絕無重滯脫漏之病。再次敍由倫敦至上海之路有二。一由地中海紅海渡印度洋。此層爲

下未至之地一段。伏線一渡大西洋橫斷美洲。更渡太平洋。此層卽藉以折入下文遊歷美日一段。爲文家中間過渡法。再次敍道經日本。遊歷橫濱東西兩遊美國紐約華盛頓及舊金山之情形。並敍道經日本。遊歷橫濱東西兩京大坂神戶長崎各地。而歸上海。再次敍未至各地。作爲補筆。末以總論作收。文筆極簡賅。而層折都寫到尺幅中。居然有千里之勢。蓋以遊記文之體裁。而以包括之筆出之。此爲記演說文之正法。

### 喜瑪拉亞旅行

喜瑪拉亞山脈。有大峰四十八。其高皆逾萬尺。而以挨佛勒斯爲之魁。凡二萬九千尺。蓋世界第一高山也。喜瑪拉亞支脈衆多。茲姑不論。卽其本系言之。東西七千里。爲我國與印度天然之界綫。印度洋輸來熱帶之水蒸汽。凝爲雨雪。聚爲溪澗。而成雅魯藏布

江、恆河、印度河、三大流。世界最豐饒之平原在於是。世界最古之文明起於是。世界最大之偉人。迦釋生於是。而今則屬於英吉利矣。憑高弔古能不悲哉。午後三時自加爾各塔乘汽車北行向達席林進發。達席林在印度北端當往來西藏之孔道。行三時三十分抵達姆克。恆河畔之車站也。水面廣者約十里。狹亦六七里。有小汽船定時往來。以與汽車相聯絡。兩岸塵沙蔽天。景色模糊。土人不知亡國之恨。猶唱蠻歌。暖風拂拂。送入行人耳際。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愚也。舟行三十分時遂達彼岸。趁寢車而行。翌朝七時達西利格留。再換汽車。自此以北鐵道寬僅二尺。爲世界極小。汽車。英政府經營多年。費極大之資本。乃成此路。地之險峻可知。自

此至達席林。僅百六十餘里。以一小時三十五里之速度。行於山岳重疊間。高度增益。瞬息千尺。忽見喜瑪拉亞山之一支戴雪。現於天際。蜿蜒南行。遊人至此。無不歡欣鼓舞。而呼快哉矣。行二十餘里。達蘇古拉平原。既盡。山勢突兀。孟加拉灣。至此千里。高出海面。不過三百尺。自此至達席林。僅百十里。高度相去。至七千尺。於是汽車緩其速力。徐徐進行。或繞峰腰。或行巒巔。忽逢千古之森林。忽見萬丈之絕壁。忽曲而右。忽折而左。在前之機關車。忽在客車之側面。若平行者。遊客至此。鮮有不戰慄畏悸者也。更進則炎熱天氣。忽變涼爽。熱帶植物。漸爲溫帶。十一時至苛色安。高出海面五千尺。爲喜瑪拉亞鐵道中眺望最佳之地。仰望則白雪連巔。

俯視。則。海。天。一。色。而。印。度。平。原。恆。河。流。域。盡。在。目。中。遊。客。至。此。殆。  
無。雲。乘。輕。氣。球。翱。翔。於。亞。洲。大。陸。之。中。央。也。午。後。三。時。遂。抵。達。席。  
林。達。席。林。位。於。喜。瑪。拉。亞。第。二。高。峰。精。青。姜。加。之。腰。際。與。西。藏。布。  
丹。尼。泊。爾。英。領。印。度。接。壤。人。口。一。萬。餘。歸。英。保。護。近。爲。歐。人。第。一。  
之。避。暑。地。既。抵。達。席。林。寓。居。旅。邸。夜。半。二。時。乘。馬。出。東。南。行。二。  
十。餘。里。始。見。挨。佛。勒。斯。朝。日。初。出。徘。徊。於。印。度。洋。上。照。臨。此。世。界。至。  
高。至。大。之。山。實。天。下。第。一。偉。觀。也。馬。徐。徐。行。山。路。崎。嶇。人。跡。稀。少。  
但。聞。蹄。聲。得。得。之。反。響。酬。答。於。太。古。森。林。而。已。所。乘。之。馬。曰。西。藏。  
駒。能。涉。險。致。遠。雖。一。萬。九。千。尺。之。高。度。亦。可。踏。雪。而。登。天。將。曙。白。  
雲。下。降。山。峯。洞。黑。忽。而。紫。光。一。道。破。空。而。來。直。射。峯。巔。眩。人。眼。目。

蓋湧出地平綫之日光也。此時峯之上部紫色，中部洞黑，下部則浮雲浩蕩莽然。一白少頃，日光漸上，上部漸變淡紅，中部漸紫，又少頃，紅者變爲金色，紫者變爲紅色。於是全山皆受日光矣。日光愈上，變化愈甚。羣峰悉現，爭曝於朝日之下。而遠望之，尙有一黑峯矗立天際。蓋距此三百餘里之挨佛勒斯處，羣峯之中，尙未承受日光也。逾數分時，紫光數條自挨佛勒斯反映於羣峯，羣峯全紅而挨佛勒斯猶爲紫色。遊者至此，未有不驚其莊嚴雄麗而歎觀止矣。

此爲遊記文。先記喜瑪拉亞山脈之高，及其最大之峰。次記是山之長，與其附近之河流、從前之歷史。現今之主人，以致憑弔之意。再次記旅行之

目的。再次記往達席林所經之地。與途中所見分數段寫出。一、達姆克沿岸之風俗。聞蠻歌而動興亡之感。二、西利格留汽車中之所見。觀雪山而生愉快之心。三、蘇古拉之高度。令人身歷其間而爲之戰慄。四、苛色安之遠眺。令人目極其際而無異航空。再次記抵達席林而乘馬出遊亦分數段寫出。一、朝日初出之景。與馬之善走。二、日光湧出地平綫之景。三、日光漸上之景。四、日光愈上之景。末極力寫挨佛勒斯之高峻。與篇首相照應。而以贊歎語作結。總之作長篇遊記文字亦不可無綫索。無歸納讀此文。自得之。

(音注) 喜瑪拉亞山爲亞洲第一大山在克什米爾東北接於帕米爾連於橫斷山脈之南端山之陰爲西藏山之陽爲印度之西北部及廓爾喀部哲孟雄部布魯克巴部最東爲英屬阿薩密侯國山之高度平均二萬尺至二萬五千尺藏語謂喜瑪拉亞譯言雪山也。挨佛勒斯喜瑪拉亞山中最高之峰或譯作西范列斯督印度洋大五



勒斯故西藏中國西南部與印度接壤有前後藏之別布丹尼泊爾二小國在西藏南喜瑪拉亞山之陽今爲英國藩屬

(文法舉例) 少頃二字爲記時狀詞。又如頃之有頃俄頃頃間久之良久等字亦同此例。

### 蘇彝士運河

蘇彝士河。以人工鑿成。在紅海地中海之間。爲世界鉅工之一。方蘇彝士河之未鑿也。歐人之東來者。必航大西洋。沿非洲西岸。掠好望角而東。風濤險惡。程途遼遠。累月不得達。自有此河。東來可近二萬餘里。初法人雷賽奉使至埃及。上書蘇丹。請開運河。蘇丹許其請。列國亦多贊助者。獨英人忌之。百計阻撓。事垂敗矣。賴雷賽并力經營。不爲挫恧。溯自工事之始。迄於全河通航。時逾十年。

費鎊金二千四百萬。河長三百里。其最廣處爲三百尺。其最隘處爲百七十餘尺。深二十四尺。屢加疏濬。今益深廣矣。埃及本爲蘇彝士地主。而規畫河工者爲法人。故運河之權。法與埃及共之。英人以東亞爲貿易市場。而交通機關爲法人所操。於己不利。乃乘蘇丹之急。盡購運河股票。於是管理全權移入英人之手。商船之通過是河者。皆須計頓納稅。英人坐資大利。而又操東西兩洋交通之樞紐。英以商業橫絕歐亞。豈無故哉。

此爲論說文。先說蘇彝士河爲人力鑿成。次說未開鑿之前。交通不便。再次說雷賽開鑿。苦志經營。工程浩大。再次說運河之權。始爲法埃所共。後爲英人所有。末贊英人握有航權。商業日盛。全篇於論說中。參用敘事之

法。

(音注) 蘇彝士

本爲海峽連結亞非兩洲長計英里七十二里一八歐五九年始開經十年而後成故爲世界鉅工之一

歐

人東來

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先以帆船至東亞通商事在明代中葉之後

好望角

南非洲西南端之一岬初航海者名之曰斯岬

多麥加不後因大西洋至印度洋過此則風浪漸平舟人相慶故以今名名之

## 巴拿馬運河

溝地中海紅海之間爲歐亞交通樞紐者曰蘇彝士河溝大西洋太平洋之間爲全世界交通樞紐者曰巴拿馬河巴拿馬者本爲地峽東臨大西洋西望太平洋其間相距凡百五十里而介於南北美洲間如連鎖焉四百年前西班牙人首創開鑿運河之議其時阻抗者衆事卒不成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法人雷賽既通蘇

彝士河始糾合公司從事於此。然施工七年。工程未半。而資產已告罄矣。民國紀元前十五年。美西戰事起。美之艦隊欲由舊金山赴大西洋者。必遠行麥哲倫海峽。費時失機。大不便之。故戰役告終。而運河之說大盛。始也出巨資購法公司之產。繼也助巴拿馬政府獨立。得開鑿運河全權。民國紀元前八年。河工復舉。畫全部爲三區。曰大西洋區。曰中央區。曰太平洋區。區有工師爲之長。各役其役。各董其事。浚渫開鑿建築。運輸同時並舉。日役三萬人。費美金四百兆。預計民國三年元旦可告成功。云自蒸汽機關發明。世界強國爭以馳逐海上爲榮。然在二十世紀中能操海上霸權者。吾知必推美利堅。蓋美之地勢如虎負隅。本示人以不可侮。徒

以巴拿馬地峽爲彼東西兩岸之障。故勢力未克大張。一旦運河成。商業得乘機逐利之宜。軍事成首尾相應之勢。以此圖霸其孰能與爭乎？雖然此不獨美之利也。大西太平兩洋之交通。取道於運河較之。繞行南美者所省海程。凡二萬餘里。吾知運河告成。世界商舶固將爭出於是途。而我中華民國亦將爲全世界商戰之場矣。嗚呼可不勗哉。

此爲論說文。先說巴拿馬河之重要。次說巴拿馬河之形勢。再次說昔亦開鑿。皆未能成。再次說美因戰事不便。復行開鑿。並詳其方法及成效。再次說開鑿既成。美國之勢將益盛。再次說各國亦與有利益。並以勉勵我國作收。文中兼敍巴拿馬開鑿之歷史。論說中並用敍事之法。

(文法舉例) 各役其役。上役字爲動詞。下役字爲名詞。一句之中。一字兩用而其義不同者甚多。如事事二字。乃作爲事解。與此同例。

### 夜半日出處之游觀

司干管那維亞半島者。世界有名之夜半日出處也。其北部爲歐洲漸北之區。已入北冰洋圈內。或疑其荒寒枯寂。冰雪外一無可聞於世界。然正惟其逼近冰洋。轉以地理天時之故。特有其不世之景色。比半島面積較吾國川省猶廣。其上多湖沼。其海岸綫。幾繞世界之半。崇山蜿蜒峽江內流。泛舟其間。一望葱蘢天耶。水耶。峭壁耶。古樹耶。迷離莫辨。惟聞砰磅訇磕大聲。疾發時震山谷。顧而視之。怒浪驚濤。如下自天際。千迴百折。放乎中流。儻以倦游楚。

蜀者當之寧不疑三峽雲山飛來歐北耶山盡路出時見那威漁村屋舍皆以石爲基以木爲牆形式如匣作紅白灰黃諸色與蔚藍之水相映進泛德倫的英海灣其緯度已較北於阿拉斯加而以溫溜之調濟獨得常年不冰更北行則島嶼壁立冰雪載途刺伯蘭之蓬帳草屋時隱時現德琅索之北極鹿黑米斯非牙之古城紛呈其太古朴陋之狀使人作羲皇上人觀卒乃至一地懸崖萬仞積雪盈丈躡足攀崖振衣而上風狂有聲雲淡無色視線所及一白無際三數無人島外惟見點點如煙寒光四射之無盡冰洋與彼一輪寒日遙相輝映而已居人曰此北角也司干第那維亞之以夜半日出名蓋以此今爲夏令子其注視此日光固徹晝

夜無異。儻爲冬令。則寂寂況況。無晝無夜。胥此睡夢中之世界矣。予感其言。再審日影。覺寒濤起伏間。一縷淡金色搖曳。激盪愈增。人無窮之興味也。嗚呼。舊世界之極邊。其盡於此乎。余之此行。蓋嘆觀止云。

此爲寫景文。先寫半島近於冰洋。特有景色。次寫半島之山水。奇異無匹。再次寫半島之居民屋宇。及其異狀古跡。再次寫夜半日出之景。而借土人之言以點明之。末以贊語作收。全課寫景。皆寫途中所見。又爲遊記之法。

(音注) 司干第那維亞歐洲北方之半島也。西爲大西洋。東爲白海。及連瑞典拂威在焉。夜半日出十五日夏。則有晝無夜。不見月者亦七十五日。故他處夜半而三峽巫峽瞿塘峽西陵峽在湖北宜昌府四川夔州府倒府五七該半島則日出也。三峽之間江水自西而東爲峽所束。作旋渦之形。如倒

流則尤奇特。漁村界三大漁場之一，魚肝油即出其地。溫溜度流通常年不冰，刺伯蘭斯加同負冰海，其氣候獨奇。五月冰雪消融，農民卽事播種，十餘日而結實。一月之間，卽能德琅索於俄之芬蘭，其民連長不過四尺多驅鹿車以當牛馬。黑米斯非牙港也，歐洲最北之都會，挪威夫麥克州唯一之中國伏羲及三皇也，其時人古樸耕鑿，相安而無競爭。舊世界指歐洲言，西人恆以美洲爲新世界，故以歐洲爲舊世界。

(文法舉例)形容詞有疊用至四字而一義者。如此文砰磅訇磕四字是也。有疊用四字而異義者。如此文搖曳激盪四字是也。搖曳以形容其神，激盪以形容其勢。四字本含動詞性質，而此處則爲形容詞神氣。

## 冰棍

瑞士爲世界公園。其中風物游人，恆點稱之。而啧啧人口，聆之使人神往者，尤爲冬令之冰棍。棍之字音蹠形如箕，夏禹曾乘之以。

行泥路或寫作毳古相通也。又與蹠同。抱朴子云乘蹠可以周流天下。此以見橇之創興我國實不在歐西後特其形製簡單又未聞用之於冰上是爲不同耳。黃河以北有冰車以木爲之可載一人。沙漠<sup>一</sup>有冰輿以獸皮爲之駕以羚羊均於冰雪在途時用以代步。顧末<sup>二</sup>藉以爲游戲運動之具演世界特奇之大觀者有之。其爲富爾喝倫山之冰橇乎。富爾喝倫山屹立於蒲列侖茲湖畔與亞爾伯山脈相連接。在瑞士首都百倫府東南約四十里。高八千尺盤繞而上須五小時嚴冬積雪冰塞於途懸崖削壁鳥獸絕跡振衣俯視一白無垠對此如睡之冬山游人得勿相聞而裹足耶。而孰知不可思議之冰橇轉於此大展其神奇焉每橇一具。

有客座。有御者座。其前有操制內部動作之機柄。下行一次。約一小時。較之以人力上行。蓋不啻一與五之比例也。御此機者。必是山之土人。饒有經驗。熟習地理。而又體格健強。能耐異常勞苦者。其行動時。御者以手力持機柄。反身後向。作仰臥狀。兩足直伸。半沒其踵於冰雪間。而冰橇之進退疾徐。與夫取道之適宜與否。胥由其操縱焉。富爾喝倫山之頂。設有小屋數椽。爲土人招待游客處。冰橇與御者均在焉。遊客乘橇穩坐後仰。用全力以自持。勿令稍有前俯之勢。良以橇四圍皆小欄。可以憑倚自主。惟其前部爲御者用機之處。亦須預爲之地也。且橇行甚速。山勢甚峻。不爾者。恐有傾覆之虞也。客坐既定。冰橇遂發。處乎其際。他無聞覩。惟覺。

千崖走石。萬壑轉雷。一霎間耳際發聲。勢如奔馬。而驚惶錯愕。方欲審視。忽爾砰然一聲。已見此飛巖走壁之冰橇。悄然穩置於八千尺之富爾喝倫山下矣。嗚呼。其奇特爲何如也。嗚呼。其爽健爲何如也。

此爲記物文。先說冰橇出於瑞士。次說橇之製造。我國古時亦有之。惟與冰橇不同。再次說我國有冰車冰輿。皆不及冰橇。再次說瑞士之山不易登陟。實有賴於冰橇。再次說橇之形狀。與其上山下山之時刻。再次說御橇者之能力及身勢。再次說山上憩息處。及客乘橇之法。再次說橇行之疾速。末贊橇之奇特爽健。全篇有考證。有陪襯。有寫景。文機極活潑。蓋遇此種題目。最忌板滯也。

(音注) 瑞士歐洲國名在歐之中緯線自赤道四十六度起至四十八度止經線自中華北京偏西一百十六度起至一百二十八

一度止東界奧西連法南接意北至德長六百里廣四百三十里總計五萬五千方里戶口二百八十萬其地萬山疊峙峰嶺參天分二十二州而山谷居三之二山水清奇甲於歐土故歐人恆往其地遊玩稱之曰公園而瑞士人亦藉此以博遊客之資山巔水涯極力點綴以行泥路史記夏禹本紀泥行乘檣而前漢書溝洫志作毳顏古注云毳讀如字音脆故檣亦有脆音古相通

## 慈善事業

世有至不平之事焉。富者甚富。貧者甚貧。富者遇貧者。未嘗有惻隱之心。且從而賤視之。呵斥之。視若犬馬然。嗚呼。是誠何心。夫富者固富。貧者固貧。而以富者視貧者。何一非吾之同胞耶。知乎此。則慈善之心油然生矣。今非無慈善之人也。遇飢者與以飯。遇寒者贈以衣。是非不慈善也。惜所行者小耳。至若某寺舊吾新葺之。某經殘。吾保存之。鄉里之人咸指而目之曰。若人之心誠慈善也。

然從實際以觀察之。蓋於世界之慈善事業。更無一當云。夫慈善云者。當爲積極之進行。不當爲消極之補綴。當爲有益之事功。不當爲虛無之迷信。故欲爲慈善者。如醫院。如瘋人院。如孤兒院。如習藝所。如聾瞽殘廢學校。以及平時之大工廠。大建築。戰爭時之紅十字會。凶荒水火時之賑濟團等。皆宜量力爲之。徵諸形式。雖畧有直接間接之不同。而慈善之大旨。固異於煦煦爲仁。子子爲義也。體天地好生之德。以爲根本之拯救。吾不禁爲我旣溺之同胞禱祀。求之矣。抑余更有說焉。欲爲慈善。不必專恃乎力也。力有不逮。救之以言。人無知識。我濬其靈明。人而庸懦。我鼓其志氣。遇親故如是。遇尋常相識者亦如是。卽遇不相識者。亦仍如是。是其

慈。善。雖。不。如。醫。院。等。之。普。及。然。由。暫。而。常。由。寡。而。衆。一。以。人。道。爲。前。提。以。寓。教。於。養。爲。歸。宿。卽。一。啟。口。間。人。已。蒙。無。窮。之。惠。矣。先。哲。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普。其。是。之。謂。乎。彼。心。乎。慈。善。而。力。有。不。逮。者。盍。取。法。於。斯。

此爲論說文。先說不當以富而輕貧。次說慈善之小者與其近似者。再次說當爲之慈善事業。并力致期望之意。再次說慈善不必專恃乎力。更有以言爲慈善者。亦爲慈善之一種。末以勉勵救人。以言作收。以見無人不可爲慈善。全篇先闢世俗之所謂慈善。而歸重於正當之慈善。略參論辨之法。

(音注) 慈善之心

此心人皆有之。假如見有孺子將入於井。雖非相識。

蔽是以悍然不顧耳。及

今之布施者。無論其心爲求福計也。即使無

當是心而舊寺增修舊經重刻費財力於無益。

究無裨補也。醫院所以養病人者或取值或不取值要皆足使有病之人  
診斷確看護勤，無枉死之慮矣。習藝所聾瞽殘廢學校，游民無術謀生，勢將陷於罪戾殘廢不能自食，勢將永作乞人，因而

數一則若輩皆

##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日本人家。世仕藩侯。三歲喪父。幼時卽通漢文。既冠遊長崎。習荷蘭語。明年遊大阪。從緒方洪菴遊。研究泰西學術。越數年。詣東京某藩邸。延居其家。一藩子弟皆從學。會政府與歐美諸國訂約通商。時橫濱新開埠。英人列肆其中。語言不通。頗多齷齪。諭吉適居橫濱。見之。因大發憤。遂專藝英語。以求實用。未幾。諭吉從使臣赴美遊。既至。留心考察。國情民俗。後又隨使赴歐洲。歷遊。

英法荷德俄葡諸國。諭吉既歷歐美。知教育爲立國之本。迨歸國。乃立慶應義塾於東京。召諸生講習。既而明治維新。人人知嚮學之益。四方來學者愈衆。諭吉教以獨立自尊之道。人益信從。後改爲慶應大學。生徒至數千人。諭吉所著書多述歐美情事。語尚平易。雖初學亦能領解。日本人所以知世界事業者。實賴於此。明治三十六年卒於家。年六十有八。國中聞之。莫不震悼。咸以爲教育界失一泰斗云。

此爲傳記文。先記諭吉之家世及幼時。次記諭吉之從師及求學。再次記諭吉之發憤及遊歷。再次記諭吉之興學著書。及其成效。末記諭吉之爲世所重。於傳記中間附斷語。是爲先敍後斷之法。

(音注) 緒方洪菴亦日本人曾留學俄國福氏以  
其爲西學之先導故從之遊

## 武訓

武訓。山東堂邑人。三歲喪父。家貧。行乞以度日。飲食必先其母。人稱曰孝丐。七歲復喪母。晝行乞。夜績麻。得一錢。卽存之。日惟以兩錢。市麩。饅。自養。數歲。積得錢六千。邑有富家某。工會計。頗自好。武訓。踵門。長跪。乞見。閨者揮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丐。謂其亡命也。不敢見。乃於門長跪。六日夜不去。主人不得已。卒見之。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主人曰。若欲乞錢耶。對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千。得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之後。以爲子母。貴

人。其。許。我。主人。畏。其。丐。又。以。其。數。之。無。多。也。許。之。拜。而。去。此。後。丐。  
所。獲。盈。一。千。則。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子。母。相。權。幾。及。百。千。曰。  
今。乃。可。以。少。行。吾。志。矣。乃。僦。老。廟。爲。學。堂。招。寢。人。子。學。焉。聘。邑。之。  
學。者。主。教。授。奉。脩。脯。豐。有。加。或。鄙。不。就。則。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  
每。開。校。必。盛。饌。饗。教。師。不。自。爲。主。人。請。邑。之。有。聲。望。者。陪。讌。焉。或。  
謝。絕。不。願。往。則。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邑。人。審。其。愿。以。故。居。恆。乞。  
錢。與。之。者。頗。優。仍。悉。寄。富。家。權。子。母。每。三。歲。而。所。權。子。母。足。一。學。  
堂。之。用。乞。食。至。八。十。歲。而。創。立。學。堂。三。十。餘。所。朔。望。輒。詣。堂。省。視。  
教。授。勤。者。則。跪。拜。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涕。泣。不。起。以。故。教。師。咸。  
敬。畏。之。靡。敢。惰。者。學。生。有。輟。業。嬉。戲。者。亦。長。跪。以。哀。之。學。生。切。戒。

不怠行之數十年。弟子卒業而去者不可勝數。武訓仍日以兩錢市麤饅自養。終其身武訓爲人形貌寢陋。身肥短。行乞七十餘年。未嘗妄費一錢。或勸之娶執不可。積銖累寸。惟以興學爲事。非所謂奇節醜行得於天者獨厚歟。

此爲傳記文。先言武訓少時因貧行乞。因儉積錢。次記武訓以積錢存於富家。子母相權。爲興學計。再次記武訓興學及僦舍招生延師之事。再次記武訓推廣學校。及督率師生之事。并記興學之成效。末附記武訓面貌。及自奉之儉。并以贊歎作結。全篇以長跪爲綫索。記事便不至散亂無緒。

爲傳記文有意經營之作。

(音注) 武訓姓武名訓

堂邑

山東縣名前清屬東昌府

亡命

者名也古時人口皆

載之名籍

脫名籍而逃

亡者故今人稱有罪

而逃者爲亡命之徒